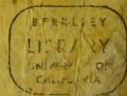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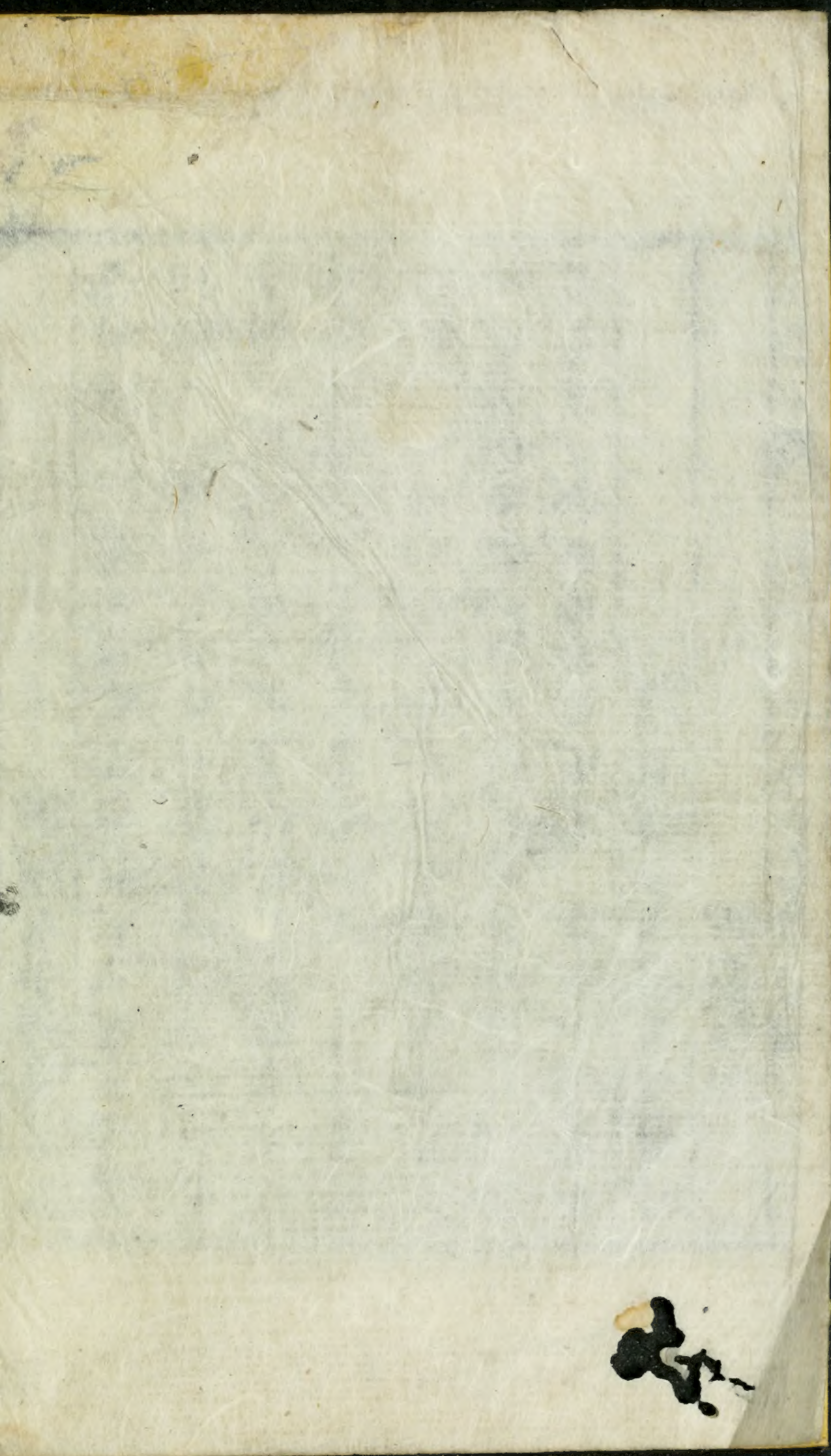
詩
疏
疏劄
狀議

記言別集 卷之一





記言別集卷之一

詩

驚雷節到羽溪觀日出作

羽溪東畔海茫茫烔濤極目連扶桑青帝鞭霆駕蒼螭羲伯援時居嵎夷金烏騰翥海色動明霞紫氣開朝暉層臺百重何縹緲雲霓明滅光依依我欲登之不可椽異境恍惚悽轉悽百年辛苦長謳吟路窮絕域歸思迷

宜春村贈別李弟舒歸京洛從仕三十韻

此地豈嘗期此別豈嘗知炎蒸瘴癘地漂淪偶

棲依官家賑斗粟百口仰不飢旅泊既已久方
音聽亦宜人情苦懷土址望攬涕洟蕭條兵火
盡十一遺瘡痍感慨徒歎恨時運竟如斯念昔
奔竄初狼狽各分離積雪陰山道玄氷渤海湄
轉客到日南時久已序移雪峽擁篝火朱涯畏
炎曦辛勤千萬里百憂惱相思豈料今日在惝
怳心如癡九死經艱難相對淚已溢離情逢會
合喜極還成噫隣人日携酒酣醉動歡嬉況冥
卧不省萬事復還遺連延數十日忘却在天涯
人生一聚散迺知無常期苦道官事忙歸鞭不

可遲驪逢能詎幾盈月感易觸窮途復此別黯
然惜解携憐我羈旅情牽添別離悲惻惻抱辛
酸中夜泣漣洏情牽語更連聽者恕支離少年
慕高節耻與衆人隨平生誦周孔耿耿空自奇
感歎長吟哦白首討已違已矣勿復道咄咄且
何為贈言送爾行士固貴自持行身一失誤悔
恨莫可追努力勿懈怠隨事憶箴規

嶺南道上逢趙生

前年此日在羽溪西登太白望扶桑跋涉山川
一千里南窺絶影窮炎方逢君此地真邂逅懷

抱與我皆悲傷自從山西多亂後三年不得歸故鄉咄咄人事長羇旅謳吟只自饒文章丈夫豈終老逢蒿揚眉一笑思激昂

過召文有感

千載召文國亡墟足悲凉繁華不復睹荒草野花香壘壘見古墳濯濯無白楊田父耕隴上猶說景德王天地一何悠終古幾興亡物理本無常人情徒自傷感起前古恨獨立慨嘆長

介峽

介峽嶒崚不可越連峯石色霾晴霞入谷却愁

天地窄峽確磂硊勢相摩山回逕盤行轉迷磎壑石磊磊水層波幽崖積陰雪未消磵草春迴不見葩怪鳥相號不知名飛生(一作飢鼯)摘木墮空柯力盡崎嶇出木杪嶺壁猶高山日斜我行甘来窮險阻羈旅只足饒吟哦

早出新安途中望日傍白氣

我行來自石盒西土雨昏目雜豊隆曉出金鰲十里望崇墉百雉跨穹窿一夫呵怒萬人沮元戎談險籌策雄朔方殺氣彌宇內直射日傍成白虹黑暈亘日欺朝暾傍珥如炬奪瞳朧忽疑

燭龍嘝曜窺寒門又似祝融把火燒天紅吾聞
堯時羿射九日落更有並日燋旱扶桑東弭灾
息慳聖人化邈然不得追遺風白頭感歎誰復
知向天無語泣無窮

自三月至五月不雨

八年七旱氷行死湯禱格天傳千祼赤憎赤魃
爍如焰九潦不用勤夏奴烈火生石土山焦暘
侯波渴愁焚燎塵人徙市聾巫禜上天曾不恤
生成自是黃毋弄妖火炎炎九萬燒青冥召灾
致祥豈無故人事拂亂乖天經冥冥已可見兆

眹神驚鬼噪難安寧句苾泄訛白帝殃黃河東注不得停咄吒長吟託風謠使我不見徒自鳴

經亂後感奬梳自述

遊亂經年走窮陬東窺日域南炎州世事咄咄皆可歎意氣激昂增煩憂包胥重繭卒存楚會連高論扶東周讀書萬卷無所補竄身絕域多慚羞腰下寶劒酬一飯囊底奬梳猶藏收朝来新沐理亂髮直臨滄海明雙眸

自箴

文章千古纂頡傜白首磊落誦殷盤楚玊不售

畏剌刖謳吟只自拖辛酸從人作力愧無財癡拙每被慾欺謾手鋤持耒學耕耘三年枯旱田疇乾又逢世故身疏離咄咄時命誠艱難衆人悶我常窮窶居然猶有好容顏萬事付命還可喜富貴不易吾飢寒

放言

天既依於何地亦付於何生生本於何終古儘無涯水火互相薄品物自相摩愛惡成於物利欲遂紛挐聖人推元化理物無差訛班班各遂性位育在中和探弄造化機中夜發浩歌

竹嶺

人喧小白太白高複嶺重關天下壯積翠龍嵸六百里烟霞縹緲連青嶂石棧盤回危且險行行資息頻側望三月嶺上見積雪高處寒凝未暄暢蜀道不得難於此使我羈旅久惆悵

横城途中有感

三月横城山峽間春晴花發百鳥鳴亂峯巉屼谷自盤蒼松白石溪水清居民無事多壽考峽俗淳朴少所争自是山中多古意豈如京市多喧驚浮生役役何時休到此還增感歎情安得

溪上數頃田遠追沮溺窮年耕

提川寒女

提川寒女貧無依短袖數挽纔掩肘佇立街頭長歎息泣向東風弄官柳自言京華朴四宰[illegible]世當時稱富厚薰天豪貴世所慕嬌娥嫚睩不知數十八選爲賜牌婢歌舞獨步無與偶雲鬟花顔紫羅裙宴罷高堂惱春酒自謂歡樂長如此忽咲寒閨貞節婦可憐人亡事更非豪奢忽落爲草莽棄田變海在須臾伊昔紅顔今白首容華落盡誰顧見棄作公須老食毋青娥無復

妬冶容惡必憎看讐老醜尚有芳心未全消歌
曲徒悲裹落後

險里

洪川窮壯獜蹄縣太古鴻荒猶未開入民朴略
皃睢盱群居老死絕往來逢人相惡不相親語
聲髙軋雜喧豗自是山𢀖隅王化野心未失生
嫵猜貊壯深昧多積陰天晴萬壑恒雲雷谷暗
谿喧山石㶇千峯凍雨白崔嵬荒隅隅絕風氣
殊使我悄愴吟且哀

贈白雲寺僧

僧自白雲山上歸白雲隨錫來郊扉郊扉亦有
無心老身與白雲無是非

綠竹杖

闍崛老人綠竹杖龍鍾九節青琅玗遙知孤翠
在南嶺雷雨拔出蒼虬蟠老人知我頗好奇提
携遠寄扶蹣跚亭亭久抱霜雪苦請冷當暑手
生寒勁節固有知者知徒令志士抱長嘆伶倫
伐取學鳳鳴太公折得釣滄灣我今拄來攀上
遊魑魅辟易行無難天生奇物稱我意悠遊白
石清磎間

寓居宜春呈子範

山峽日多雨颯颯寒木秋寓居適深僻崒嵂亂峰幽瀑聲掩蓬蒿鬱悒抱百憂忻逢繡衣史昔日同里遊經年沙漠外豈料對青眸相對慰寒飢情意兩綢繆猛獸日逼人咄咄誰能驅海鷰辭天霜蒼茫歲欲遒已矣勿復道得酒強寬愁書生老寥廓大吒仍長謳

寓居毛兒遇山水僧信旭題其卷子

闍崛老翁號旭公身被草衣佩木魚逃名絕俗遊杳冥劉巖鑿翠類穴居山深築室日月久風

雨颯颯侵户牖石柱青苔山氣濕禪堂象數半
頹朽思將營築開新構來叩閭閻百姓家手持
楞伽貝葉經青眸白髮貌如花從人說法動氓
俗歷數萬乘皆超渡此法傳來一千年佳祥降
瑞驅妖魔灾沴不作年穀穰群生至老無殀殤
家家種福多懽喜又道來生壽福長堆金委帛
無所惜去千萬刼常無殃分明施報如授受人
人皆可望吉昌其言一一尚可信吾亦長飢來
餽嬉請看古來窮達人何人事佛何人唉
庚辰九月三日從花開洞觀雙溪石門因

登佛日俯青鶴洞玩瀑布感懷作

佛日直俯千丈谿寒崖峭壁繞有路風塵不到烟霞老洞府蒼蒼石色古東望香爐瀑布水飛流亂灑深如霧白日晦迷忽悽愴天風颯颯吹飛雨學士舊跡青苔沒真訣不傳心獨苦鶴去山空日月深使我杳然思玄圃

靈臺上遇暹公

暹公不飢仍不老學道西山八十年逃名絕俗竄巖谷草衣木食形貌妍心如枯木無所慕寂然神完而氣專中申眷我授秘訣我亦與世長

遺捐回頭一笑隨烟霧手持芙蓉參列仙

興陽孝兒

興陽大江里孝兒名燦文善行人所服聞者動驚喧頹然在髫齔長者詎敢犀其父病在床俄頃死生分藥石昧其效晨絶到日曛悲號感神理指授覺聆所刲血灌諸口死息迴氤氳孝感豈偶然此理信不昔嗟我感其事卓卓古未聞爲之下閭問題詩贈懃懃百行自良知諒我古所云君子貴擴充勉勉期相敎非學安能遂孩枚讀典墳

禪蒲峯 支題天冠山別名在長興南境入海上

支題山中百丈石上有仙井之水泓且清菖蒲千丈九千節自從開闢始勾萌盤生屈曲蒼苔老蛟蝸糾結鬚鬢鬣青我來採得神如旺服之可以通僊靈

登九井峯逢雲霧作

支題秀出八千丈毗盧瑞石參相望上有蒼苔九龍井變化雲雨連溟漲仙人搖石青臺閒丘巒欲摧空低仰長生石標秘不開豈為千古恣欺誑異事漠漠誰料得使我獨立神慘愴依舊

千年石鹿車直俯虛崖窺瞬矘排風遊霧安可
極呵妖叱怪神愈旺翩然被髮戲帝傍下與萬
物俱跌踢

和古亭丈人古詩七韻

萬物隨化無停機百川東逝何沄沄莊周闊誕
恣戲謾堯跖俱朽誰能分淳風已死聖人遠後
來雕琢泯人文焉遷餘史意已荒自附春秋眞
妄云揚生草玄心獨苦屹屹耻與數子羣從茲
不怠猶庶幾不待千載有子雲古來固有知者
知白首頗勤讀典墳

田茂才卜居闇巖下其地環疊山層巒
有竹林郊原謂之獐含舊縣云有八景各
爲五言詩贈之

其一

卜居近林壑愛此山水淸陶然想太古窈窕無
俗情蘭若隔雲壑淸曉聞鍾聲

其二

地僻少人事豈有塵累嬰閒居喜幽獨伴此林
壑淸日夕山更高前村暝色生高樹繞虛落依
依烟上平

其三

出谷復溪橋朝日照巖壁白雲從壑起郊原坐

草色溪南牧童在跨牛穩吹笛

其四

高樹臨西塢野亭俯溪橋有客来相訪竟日話

漁樵言語盡淳朴風俗隔塵囂笑罷相送去還

愛古意饒

其五

春峽暮愈碧景物晴更好崔崒青犂牛騰踔勢

傾倒天空月色出遊氣淨如掃浩歌動高興曠

絕遺塵惱賴有山中人與我同懷抱

其六

寥廓任跌蕩得閑心獨忻鴈嶺孤鳥上日夕看歸雲浮雲自無心我亦遺世紛拔俗巢與由千載追清芬

其七

石磴落舊學亭層崖俯清流坐石玩游儵得意仍淹留潛泳見天機此理何悠悠曠蕩莊周生相忘濠上遊

其八

聖人旣已遠鳳鳥久不來至今淸溪濱空餘翠石臺嗟我抱琅玕悵望徒自哀白日碧山靜澹蕩知春迴尋花恣幽步此意何悠哉

楓查

闌崛陰崖亂竪水奔流激射漱潨閙巖洞磊磊見白石上有老楓樹槎枒盡摧折其根半枯半朽斑斕唯見苔蘚色披之倚巖壁睨其奇形怪狀不可名在昔神禹象物鑄九鼎非誰令物怪化爲木石濳其形哉心坦蕩嘆且愕瘦高見雙脚屹然反拳撟頟又傴僂誰遣征道士蹋足舞入

風仰天仍大嘯立斯須移来置之几案傍對山

杳嘿聞風瓢嘗得大瓢懸之壁間聞風過之則其鳴嗚嗚

大江上醉題蔣氏亭子

我從闍崛来登臨江上樓水國陰氣蒸冬雨濕

芳洲江流蕩浩浩遊氣與之浮主人喜寥廓高

義出等流酌我紫霞春慰我千里遊相對莞一

笑曠然散塵愁

早春壮行嶺下述懐

嶺峽岩嶤山氣深日高雲霞猶未歛雲深石古

棧道危絶鑿嶄如俯坑塹姑毋層城不知年石

洞深松見茅店辛夷花開柳眼黃川波生目綠
可染白鳥飛來山更高信馬溪橋看不厭風光
澹蕩生氤氳春宮青女弄冶艷却思苦寒閣崛
陰巔頂殭死久已殘東去願窮清洛源白石清
溪波瀲灩祝融遙禮華蓋君紫霄祥飆徵異驗
赤松滄海仙人臺金烏躍波光閃閃嶺海東南
一千里歷覽山川飽已厭忽忘身世長羈旅瀟
摛日富曜鉛槧皤公一生好遠遊輿足意長思
愈贍文章古來窮亦奇遠追甫白揚光焰

有感戲題

老人學禮不學務談禮每被多人咻嘗論僧坐
嚴正體適使海為三江流又言元嗣合正名謂
我譏妬聞鴻獻衆口呶呶皆自取對人色沮懷
懸憂此心耿耿日月明從令休語追懲尤

日食歎

丙午六月一日日在申日食日色常微薄春
夏來尤甚以為尋常而不覺有日食之變晚
後覺之有感作日食嘆七言凡十句

七年六月庚戌朔咎象見天白日黑吾聞日為
衆陽宗闇虛射日成薄蝕天王素服親伐鼓庭

氏彎弧射太陰妾婦乘夫臣背君周道蕩亾哭
戎侵巧言似忠不可近堯禹之聖畏孔壬自古
妖孽豈無因天象不違人事忒春秋二百四十
年特書三十六日食日月告凶哉最大但願明
君嚴省飭禍亂萠生誠可畏切近之憂在讒諛
前月朝家布大禁欲言不敢長歎息

雲溪寺贈法淵

湄江學士般若碑釋宮象教潤公作豎石開[illegible]
蹋屩巔縹緲欄檻跨寥廓下有懸崖瀑布水[illegible]
雨滿耳雲滿壑

李洪州挽詞 命雄

憶昔論交際兄事李洪州一代推人物斯人出等流天地方艱虞誰能濟代憂許身報 明主志欲揚鴻猷嶺海一千里專命擁戈矛南州固扞蔽方略見崇墉蜀犬吠日雪奇才衆所謳咄咄已陳跡遺事記山碑嗟余遊南紀行歌佳衰逢當年恤交道憐我老寒飢俯仰成古今萬事一傷悲幾人知已在寥落淚長垂交州穆葬地北望送哀詞

穆前年嘗作架山碑記故詞中并及之

紺岳谷口

落葉山逕微石苔節音遲逢人不相語正與聾者宜

同諸公遊三釜水石酬龍洲相公

山𡸇礌磈嵒岫巑巑三釜有濺白石嵯嵯山之幽可遊可樂溪之清可沿可濯

瞻彼山田其耕澤澤邈矣神農肇我稼穡岧之沮溺耦耕憮憮緬思故人我心則怡

今夕何夕同我良儔良儔孔翕如球如璆山有鳥水有魚且詠且謳其樂徐徐

自吟

安居無事足娛虞何處人間有勝區耕鑿自饒
忘帝力樂生還愛鏡中鬚

賞草堂梅

前年正月雪中克家玄叟仲鎮來賞草堂梅
至今年正月仲鎮又訪梅於雪中石湖梅譜
云梅天下尤物論花品白不如紅紫勝於紅
東方之人最愛白梅楊州人謂之聖僧草堂
梅綠萼古查追憶賞梅酬和詩書紙

草堂晴日賞梅花蟠幹踈枝影又斜誰遣寒翁

邀客早雪中春色入吾家　孟春仲旬眉叟稿

秋懷

宋玉悲秋切感時憂思多苦吟風雨夕蕭瑟撼庭柯

用前韻酬樂夫兄　丙戌季冬上浣

覊旅出東洛登臨眺遠樓南州十二月暖日暄長洲渺渺江海濶極目乾坤浮歲暮迫青陽物色動春候感物諒多顔萬事水東流颯颯雙鬢凋臨風悲遠遊相別各惆悵斗酒强寬愁

山齋送客

歲暮天正寒山齋風雨夕梅花酒一尊遠慰東
歸客

寄許春長

孤根分幹展雙枝太極無形萬理隨始覺生生
便是易伏羲深意物先知

和陳生絢人字詩

分此陰陽畫以為善惡人末流如是遠其故正
由人

怪石

石江石諸怪石蒼然苔蘚老其高不盈數尺長

奇形詭狀若蝸若虎頭類崛屼誇强梁旁有嵌
竇砑然中開照耀日月之容光喁喁虗籟響靈
牝陽鳥閃閃簨簴揚蟾蜍玉女參翱翔異哉混
元流形礨空硊磈神靈聚山魈木魅辟易皆走
藏我得𤄢之石廳傍摩弄千年雲霧裡生黯色
心慘愴逞鴻荒

寄洪判書君徵

秦王好卜筮焚書不及易至今儒林禍誰夫解
卦畫太宰洪君徵堆悴在絶域咄咄禍之本上
疏爭宗嫡衆怒積已久非一朝一夕拳拳家人

戒竟至窮北謫石砮石幕南浥婁連太漠困不
失所亨夷然忘擯斥老人晩學易三百六十策
天道本无常往來有闔闢此理不可毁默究天
下憤困者德之辨君子以驗力致命亦何怨所
樂在窮塞

上章涒灘涂月月半前夕古庵聾纍

挽閔監司

老至一何悲親愛盡冥漠之子又長逝令我增
愴惻頽俗日浮靡子獨古人色用心霜雪間清
苦舊家風立名値明主謇謇効匪躬嗟我老淪

落索居恒良覿耿耿前古義數息心愈激到今
死生別欲語更含酸人生如幻化萬事付長嘆
尚有陳跡留名譽在人間感之不成眠斜月照
寒壁欲問冥冥理應心悲淚滴

李進士德龜先人挽

自從蹇枉作世路多坎軻咄咄事大謬之子死
網羅禍福各有命任之奈如何天道信泂泬享
直反為突不獨為君悲鬱結向誰開

哭李生德望

迷亂衰陽道相逢說艱難殷勤謹上訪哀我違

凶艱感此情意深逢場開好顏窮途頻見過垂
老得交懽誰知死生別還在旬月間昧然歸化
盡萬事一嗟嘆顧想平生意惻惻已含酸百年
嗚咽處壙墓白楊寒

韓叅判遷葬挽

上黨明時彥風節可廉頑致位列卿貴噩噩肅
朝端方正傳家法餘教久不刊地理宜協卜天
道且不慳合葬有成禮移兆自過山迺知孝子
心深愛屬遷安至誠感神理妥寧無裁難

白昌原挽

吾愛介特士不必儒雅論傲言嘲俗子肯學競趨奔登名五十年落落謝攀援白首舊都護種樹在田園射獵青城下勇氣思凶門世味既澹泊榮名非所欣淒凉聞死事盡愛屬招魂

哭趙純誠之

吾愛斯人秀心與古人期落落衆所忌流輩好覓疵君平足遺世野外任棲遲老夫在漣峽千里隔相思逢人問襄白咄咄良為噫豈料遷長逝計至信還疑觀雪論書話追思夢也非細想平生意欲言淚已滋其生亦何為其死亦何為

秀傑者爲誰埋沒者爲誰上天亦無神永爲化
者悲

完陽君改葬哀詞

遠聞洪陽訃屈指數十春舊遊已寂寞衰老多
酸辛九原不可作往事只需㠯直道映千春高
義邁等倫一節夷險際誓心濟時屯戮力酬聖
主世亂識忠臣邦人傳古事青史姓名新賢才
不易出末路更何人灑涕見前和儼然覺有神

哭李別檢

完陽賢胄子修潔衆所推小少頗穎異佳譽自

提孩長成見志行詩禮實栽培祿仕亦非心一
命試倘來險釁孱憂患仍廿年十年纏痛深追鞠
養血泣至死哀人生有脩短暗限命與才芝蘭
易萎折鬼神亦多猜禍福善惡乖天道信泝洄
蒼蒼者無神積行者爲哉

哭姜山陰

舊友多老死存者且衰病永懷昔年歡適意相
追並交情喜同調遇感成諷詠官卑何足説窮
達各有命傷心湖海别積阻路脩夐聞君遷長
逝欲語淚已迸萬事皆陳迹悵望西日暝後死

悲心多掩門對隻影凄凉哀悼作一言一涙併

閔監司光勲挽

僕生多病及年老尤無人事半生聞公之義雖不得從遊之懽其心已熟者盖以前世舊好也令公之喪吊而出涕如平生仍作哀詞以叙永訣云

子為立巖之子孫我祖崖公及三世两家相傳傾意氣相知不比尋常托交契所重皆許古人義子有皎潔之操氷雪清我生寥廓老齟齬子貴立名値明時峩冠玉佩鳴琤琤嗟我不學農

不學圃蓬纍行謡漣水渚子今辭世入長夜長夜冥冥不復曉古心古義安可得萬事茫然付冥寞有生畢竟同歸化泉下相追倘可期草死花開年年爲悲傷能幾時人生慼慼慼陳迹不如與世長遺生死別不相知已焉哉吾與子俱爲人間六十五年客何如枕上片時春夢蘧

河濱李氏挽 李彦瑮妻

孺子失慈母號慕不忍聞泣盡繼以血漠漠死生分飢寒誰復念鞠養付郎君

題蔣明輔江舍

穆項年送亂南奔就食於嶺海之陬時柳芮

翰樂夫初出海亦寄客於此以暮春之夕來

尋蔣明輔江舍明輔早棄科名處江湖而㷍

㷍者也從吾遊者尹秀才昇禼而在坐金國

士君子厚皆家故長安而落南者也感而題詩

江水綠如染天涯又暮春相逢偶一醉皆是故

鄉人

無題二首

散步臨溪岸撫芽天陽春身閒隨處樂知是太

平人

孔門七十子問仁者幾人唯有顏回生三月不違仁

贈徽上人

老人行年八十有八古之壽考之年為期頤之老上人委来見仍求書老人怠倦昏耄無人事久矣不可以筆力示人自是人生不如山石之無知知覺不如任死任生生而無過無過而歸足矣作散言二十字書贈良為自笑詩曰

人生不如石碣硯無崩毀彭殤一壽殀不足為

悲喜

山日篇

前山山雪晴暖日長如春淡泊天機靜書中對

聖人

病中作二首 壬戌四月

說讀古人書行年八十餘所為百無如拙憲無

如余

有感必有應此理本不虛彼人嚴鬼神鬼神豈

欺余

記言別集卷之一終

記言別集卷之二

疏

辭持平疏 丁酉

伏以臣衰敗病劇前任工曹佐郎舁疾還鄉已及旬月臣宿患血疾眩瞀增劇前者誤 恩荐加陞授本曹正郎病益彌留未及趍謝 恩命今此新授司憲府持平實出萬萬夢寐之外不近不似聽聞驚駭祗受本月二十日有旨乘馹上來之 命惶怖失措不知所出臣村識庸下無一可取之實從前忝在庶官執事之末尚懼

不堪其職况此臺侍極選臣何敢自以其人冒居匪分上而欺天下而欺人內而欺心外而欺名辱朝廷之名器自速罪戾雖滅死難逭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重朝廷用人之體千萬幸甚臣疾病沉綿不得扶舁上道請罪闕下臣罪若大臣無任戰慄死罪死罪

再疏

伏以臣材禀鄙拙無一行能可取無所比數固矣不圖虛名欺世上徹 天聽薦擢逾分得列清顯旬月之間累受 恩命臣還顧平生慚惶

交并不知所出若叨荷 寵命靦然冒進满朝
士大夫謂臣爲何堂堂盛朝用人錯誤至於如
此貽笑四方顧不重歟昔虞人非其招不徃聖
人取之以不賢之招招賢者恥之今以賢人
之招招不肖事甚大謬此路一開四方之闒茸
輩欣欣然慕其僥倖將接踵而至臣實爲四方
闒茸倡臣竊恥之又豈如此而已一時名節之
士皆以爲恥恐不願爲之仕也前於凡官執事
亦其猥越况此臺臣所職事體甚重如臣不才
衆人所知設使臣強壯無病不自量冒衆笑排

衆譏偃然就職臣身榮耀則有之其於廉恥何如哉任官匪人損辱名器非細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正用人之方臣無任隕越戰懼之至

引見時問答

上曰待已久矣何不上來對曰 召命屢下以臣無似不敢當故也 上曰欲召用在外之人謙辭則然矣當盡職事何以固辭對曰臣才品庸劣又無學術未有鄉曲之譽而虛名誤徹
天聽恩命至此聽聞驚駭此豈愚臣所敢當者

也任官惟人苟非其人盡職何敢當也　上曰
許厚何終不爲用而去對曰年迫七十筋力已
衰不堪供職故也　上曰爾年幾何對曰臣犬
馬之齒六十三也　上曰自鄕上来必有所聞
見欲聞鄕曲之言對曰近来人心風俗散亂極
矣朝廷之政教守令之治蕩無保合之理臣之
愚意君德爲本君德修於上内則内治正宫禁
嚴外則百官奉法朝廷嚴肅下民知所畏敬人
心風俗之變在此也　上曰然人君不可獨爲
必欲召用在外之人此意也因進曰臣八月除

授本職今過限之後来謝 恩命人臣分義豈合如此伏願 聖明遆斥臣職以尊朝廷之體面 上曰事勢自爾如此何必云爾對曰事體不得不爾 上曰勿辭

辭持平疏

伏以臣卽見府吏分發有令該曹食物題給之教驚惶失措不知所爲臣雖新從鄉土入京自有當受祿俸又在今日明日所食自足此職分所安又何更有別賜 恩典以私一臣哉亦非臣所敢當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以安微

分臣無任驚惶隕越之至

再疏

伏以有書筵小吏来布舉行条件入侍書筵之
事尋又伏承　經筵之命以臣賤劣蒙被　渥
恩寵遇至此臣感激　恩私殺身不足以報答
臣竊伏思之人之才禀不同有能有不能如雞
能時夜而不可以守廬馬可乘而牛不可以馳
也使臣守分田廬勉率鄉黨小兒使知事親從
兄之義庶不犯國家之禁令臣固願不辭至使
臣強其所不能以之任職居官是使狗時夜而

使犁牛馳也臣叨荷　恩命自以非分所堪常恐猥越況此講學重地以臣無似加之以視聽衰耗言語不捷應對之際亦甚未安而所學惛忘自知無所裨補而冒忝入侍之列大不近似徒汚名器伏乞　聖明亟罷入侍之　命以尊事體千萬幸甚臣無任死罪死罪戰怖隕越之至

辭職陳戒疏

伏以　殿下過聽群臣之言以臣庸才誤被拔擢　恩澤優渥臣既叨荷光寵職當竭盡駑劣

報 殿下之恩而臣年老沉痾且痼顚委日迫自量精力已無可為記曰狐死正丘首臣得以骸骨歸死丘墓之鄕無他願也前冬累疏陳乞聖德推恕許以寬暇不責其慢臣幸延衰死之命得至今日 恩私入骨日夜徒思蹈舞 恩澤歌咏 聖化以終年齒足矣不圖今者又有徵召臨門 殊眷益勤臣感激猥越不知所處禮君使臣以義臣事君以忠今臣衰老且死雖不能陳力就列私自念願至 闕下肅謝 恩命瞻望 宸極歸死無恨强力登途雪後風日

陰寒舊病猝甚肌膚頑痳昏憒又劇都門不遠
勢難得達臣嘆息自恨係心顧懷微衷耿耿無
以自白徒自悼也昔我 仁考以盛德中興之
烈不幸遭值艱難以權宜得全追紹前烈為億
萬無窮之計在今日 殿下能夙夜憂勤子惠
困窮延攬才能有君如此可謂千載一時今臣
雖去顧須臾無死佇見 政化之更新臨當歸
路請以一言報答大 恩此以螢燭末光裨補
日月之明亦甚疎矣 殿下豪邁蓋世德侔往
哲見善如不及聞過如恐後進言者無諱忌感

以極言相勉將使嘉言不伏直道昌行臣以爲治平之業可基於此也然　殿下惟日勉焉勿以自聖爲心有其善者自不加勉而德必虧矜其能者人不效力而功必隳易動者欲也難勝者情也一念之懈怠奢惑乘之逸豫侈心譽諛盈耳忠言反踈踈則不信不信則見疑故正直難容邪侫專恣自古而然此在人君警戒省察終始不貳也丹書之戒曰不強則枉不敬則不正枉則滅廢敬則萬世不強不敬私欲之所蔽也私欲之所蔽驕盈奢侈無所不爲此亡國之

轢也聖人戒焉伏願　聖明無怠於小善勿以
無益而不爲也不遺細行見義必從四方嚮德
無忽於小愆勿謂毋傷而不去也輕積細過恣
心極欲其禍必亡故君子不謟謐於豫不沉溺
於私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自多亂之
後國勢板蕩朝不保夕人心未定政多恩貸治
道大壞以姑息爲嘉謨者且爲長計前有深憂
大患而不知慮焉姑息者且衰国之治也方今
幸賴　殿下神聖四方忻忻若更生無不拭目
望治而綱紀陵夷法令益紊怨咨盈路德惠未

敷此何故也王政之所行必日漸月漬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善日積者德日起德日起者治道日隆臣竊觀今日之勢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徒以姑息之政苟且之令欲望收人心恢大業者不旣難矣乎昔夏之少康以一成之田一旅之衆能復禹績必先布其德以兆其謀周之宣王當西周之末世更失理喩德教然後天下嚮服諸侯復宗周越王句踐不忌會稽之恥能親務施不失人不棄勞然後用兵不疑以此度今政亂如此民散如此天道不順如此如

此而求治猶却步而圖前瞽目而求睹不可望
也甚乎妖孽之興足以見人事之乖悖人事和
則禎祥見人事亂則妖孽作物理之相感召不
可誣也間者天道示警四方災異之日聞蓋不
可勝記臣竊未知何召而致此也臣所望於
聖明者盛德之治妖不勝之必崇敬畏禁逸欲
修廢政革弊俗思服先王之訓戒可以祈天而
永命也風無形而能震川澤鼓幽潛誠無象而
能動天地感人心人君能以至誠感通天地之
心固結而不去則弱國可強衰國可興亡國可

存伏願　殿下加急焉今臣衰病至此死且無
日以犬馬微誠不任區區望聖之至

辭職疏

伏以臣年至衰老宿病加痼沉綿日久氣力無
餘情理悶迫冒陳微私　聖德如天哀憐垂死
疏下該曹萬萬望幸庶得分願而該曹回啓未
沾　恩恕憂畏悶嘿無所自容不得已冒萬死
歷陳危懇政院阻却終不上達君臣之間情義
壅隔鬱鬱無所自得設使臣年力不衰病已痊
安職在言責既無一言稱職徒享爵祿義之所

不安不知無恥也臣入京三月行公纔十日急
官曠職未有如臣之比而臣猥荷 隆眷光寵
滿溢揆之分義筋力未盡固不敢求去也事勢
如此連疏不止者非特病入深痼而已 殿下
以古人之義使臣臣亦以古人之義事 殿下
也伏乞 聖明亟賜罷遣還守微分死得所歸
天地之恩也臣無任區區祈懇之至

辭掌令疏

伏以臣以無能叨荷誤 恩冒忝非分夙夜憂
畏恐負 殿下之義故忘其猥越前後進言無

所敢隱臣實戇愚暗於事務言不知擇平居里
巷且不見信而敢以私室大言冒瀆　天威罪
合萬死特賜温　批勉諭諄切臣益荷　殿下
寛恕之恩誠欲勉礪駑鈍以答　大恩衰年宿
疾精力消削日耗月衰徒有軀殼塊然而人事
全亡數月來病益委頓幾死昏昧顚錯不覺喘
息可憐臣徒自悲衰死之氣難可力強犬馬私
情雖欲不去恩澤筋力已死更無可爲而忘慚
冒進實欺　殿下也伏願　殿下天地父母乞
收成命令臣一息未絶甘受賤分長逝而無恨

萬萬無他望也臣無任懇迫隕越戰怖之至

請建儲疏　癸卯

伏以臣竊惟當今國家大事有闕而未舉者臣竊惑焉臣受國大恩年至老死凡淺慮所及安敢嘿嘿而已乎忘其僭猥歷舉傳記所載以周成王古事冒瀆 天威臣罪大矣伏願 殿下垂察焉 殿下即祚未有 冢嗣皇天陰佑聖躬誕生元子此天所以授 王 聖子也禮太子生舉以成人禮三月使士負之有司端冕見之南郊諸侯之世子誓於天子以名徧告五祀山

川所以嚴統重緒令民無異望有以也方今
聖嗣誕生已三年而未聞擧以成人禮而 儲
位久空臣愚不知 殿下春秋鼎盛以建儲大
計爲之太早乎抑以 幼穉未長遲之以數年
乎建儲大事稽之於禮其嚴如此天之所與人
心繫焉固不可以年穉拘之也保傅篇曰成王
爲太子幼在襁褓召公爲太保太公爲太師明
孝仁禮義以導習之成王自爲赤子而教已行
矣太子之禮如此比之古事則雖已遲矣傾又
孩提有識委任師傅以教導保養居處出入言

為動作皆有訓飭令習於耳目安於心術教達
而德成然後可以保一國臣民之屬望而國家
長久治安也故賈誼又曰一國之命繫於太子
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與選左右是也況儲嗣國
本國本未定危國之道也伏願 殿下早定儲
嗣以順天心立師傅責以教養之事以從四方
臣民之望 宗社幸甚臣無任死罪死罪

記言別集卷之二終

記言別集卷之三

疏箚

辭大司憲疏 甲寅

伏以本月初九日祗受承政院書狀節該以卿爲司憲府大司憲卿其乘馹上來事有旨伏以臣樸迂賁妄論大禮見非時議歸老田廬今已十有五年不意聖上起廢收召寵擢異等出於萬萬夢寐之外臣憂懼猥越不知所以處之也感激殊遇雖欲竭忠殫力報答大恩顧自念才識淺薄年壽已窮才過一二旬朔

則犬馬之齒八十有一以此冒進則自知無一報效反累 聖德之治徒取譏非執法重地所損非細國家用人官人不宜如此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嚴愼治體公私幸甚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再疏

伏以臣才識淺薄加以年老朝暮入地不料收召之 命首及臣身至使近侍臨諭又有不敢當之 教臣伏讀 聖批惶恐隕越不知所云竊伏念帝王為治之道莫先於官人官非其人

必敗度此古今通戒可不慎歟况執法之職肅
朝廷明是非如臣謭魯萬不近似伏乞 聖明
曲察危逼之懇明慎用舍之幾遞臣職名從當
趍詣哭班以畢微誠

十一月二十日引見

旣肅謝 上引見 上在廬宮衣衰服哭以俟
良久 上止哭曰望待久矣對曰臣老於田廬
收召之 命首及臣身感激隕越不知所出
上曰云云進曰未知 上意視今之治亂如何
而方今人紀紊亂義理晦塞極矣以此時中興

難於干戈創攘之際 聖德明哲深山窮谷愚夫愚婦莫不拭目望治 上宜及此時勉勵修德毋失百姓心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子之德有終爲貴 上即位以来有中批之說傳於中外臣受本職出於特恩乞收成 命上曰卿之宿德聞之久矣不可以中批云也宜勿辭輔予不逮

辭月廩疏

伏以臣懼 恩賜過濫上疏乞辭 上不許特降温批禮君有賜固不敢辭而其有非禮之賜

非禮之受古人戒之古之明君嚬笑尚愛今有
庖廩厚禮及於臣身貽譏四方後世非細故以
臣之故為盛德之過豈特一嚬一笑之失而已
哉伏乞 聖明察臣微衷亟收月廩之賜以安
賤分不勝幸甚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

戒為國不嚴疏

伏以政刑紊亂事有顛倒乖戾而不得其正今
有負罪者執國命威福人已久至瀆亂天經壞
滅人紀 先王聰明覺悟未及正名遷竄臣民
逮至 殿下以累朝仁厚之意不忍加法斥逐

之略示好惡之正而已首罪者罪名遠竄而賞處中道之地　恩貸至厚而不念德意失志之徒怏怏怨望與訛造謗惑亂人心義理晦塞使邪說者接跡而起者職此之由也古之聖王爲之君臣父子以立紀綱以定天下君臣父子亂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政以德仁術之要王者之治亦莫善於寬裕而爲國不嚴實禍亂之招也伏願　殿下裁察焉臣不任戰怖隕越之至

乞解官疏　乙卯吏曹參判時

伏以臣不才叨荷　寵命前古罕比八十耄荒
之年大病沉綿已數旬月矣待罪天官不但無
一報效曠職之誅無所逃追上疏乞免不止一
二而每降温批不許　恩遞人臣分義安有尸
官暇逸如此者也臣惶恐隕越不知所以自處
也臣優暇　恩澤醫藥備至幸免顛溝壑衰老
重病元氣無餘餘脹猶填煩悶未除動則喘急
立則惛暈犬馬私情耿耿一念雖欲獲近　天
威不違顏咫尺實無以自力仰首瞻天不知所
云　仁宣太妃十三月大祭亦將不得從外庭

哭班臣罪尤大伏乞 聖明憐臣特許 恩遞
以安微分臣生亦天恩死亦天恩臣無任戰怖
隕越之至

乞解官疏

伏以臣以不才加以昏耄濫蒙誤 恩冒居銓
衡重地今已半年恬然安之無一報效徒取譏
疵不特朝廷之體不尊揆之臣身忘慙冒進之
耻亦大矣况臣犬馬之齒過古人致仕之年十
有一年自經大病尤衰敗無人事朝夕且死廉
耻都亡尸官素餐古人所戒 殿下以臣爲

先朝老犬馬或有所聞識而時賜顧問臣無他
長平生致力於無益之文而老悖昏忘百不記
一亦無所可取心愧面赧常恐負 殿下之恩
而爲朝廷羞多矣伏乞 聖明遞臣職名以安
私分

備局堂上辭免疏

伏以昨者令臣叅任籌司之 命下矣臣惶恐
猥越不敢承當臣八十耄荒之年新經大病精
神筋力惛耗消亡臨事顚錯十忌八九 經席
入侍亦不能逐日隨行況籌司重任不但精力

所不堪本才疏性拙尤短於論事籌畫況在垂
死之年尤無可觀以如此之人當如此之職不
可備員充位而已乞收成命以重用人官人
之大方臣無任戰怖隕越之至

辭成均祭酒疏

伏以太學者古之司徒之官我東高麗之國子
監本朝之成均館也國制掌成均者有知成均
有同成均有大司成祭酒之官後來特設之責
任尤重非缺則常補之官古之所謂官不必備
惟其人者也臣以惛耄學術淺薄更稱官號以

爲一時師儒臣實不似臣以老書生從諸臣之後入侍 經筵時賜顧問旣甚恐懼況師儒之重 盛朝經學係焉臣何敢偃然當此職也伏乞 聖明亟賜鐫改以重學敎

辭右叅贊疏

伏以臣耄期多病精力消亡臣自分老死田野爵祿不及於夢寐久矣 殿下臨御初載收召棄廢拔擢不疑一歲中三遷其官位躋上卿爵益貴而責益大光寵至此如臣不才加以老倦曠職怠官無一報效 殿下所知也面赧心愧

不知所出遂欲上疏辭謝適當移 御大禮不
敢不從陪從末儀忝黷冒進之譏臣實自取而
爲朝廷羞不細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惜
名器臣聞任官惟其人官不擇人自古聖王之
大戒也臣無任惶怖隕越之至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老死之年寵遇益隆以左叅賛又移授
銓曹之長選人官人責任甚重百職之事官府
之治邦國之興衰皆係於此臣耄期惛倦無一
事可擧 聖明所以洞察者也卒然任此人當

此職不特人望所不許亦聽聞可駭以一人之
故國體大壞所係非細況方今新化之初一政
一令皆四方之所想望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
以策勵世道毋失四方心不勝幸甚

再疏

伏以周官六職天官最大天官之職冢宰最大
選人官人進退人專責於冢宰為任實非佐貳
之比古人曰周官傳冢宰最難看況行此職者
乎小臣以事君一心舉職為忠不知人則蔽賢
蔽賢則不舉職不舉職其罰當黜三代之治知

人爲本臣孤陋平生與人寡儔至於論人薦人無異聾瞽一朝當此職固知不舉職非一不但其身之罪也大則誤國敗事可懼也安敢以一身之寵利負 殿下之大恩哉 殿下察臣微衷乞收臣新授職命以重國體不勝幸甚臣因暑暍泄瀉之疾極重處伏私室瀝血陳疏語不次序死罪死罪

三疏

伏以臣本山澤之民無他長讀書八十年拙憊不通世務無異聾瞽之於視聽加以老死無日

精力消已百不如人 聖上不察臣之實狀授
之以天官之職臣受 恩感激憂畏并至不知
所以處之也自古有國治亂專係於用人所用
非人危亡隨之豈可使疎迂老敗之人持此柄
而亂權衡哉此臣所以一辭再辭而不知止者
也伏乞 聖明深思而熟察之遞罷臣職以正
治體邦國幸甚臣無任戰懼隕越之至

辭右議政疏

伏以萬萬夢寐不到誤 恩隆厚三公之命遽
及臣身臣聞 命隕越不知所出臣不但才識

駑下老敗惛耄無一可取 聖明所已知者也銓選之責雖重實該司一有司比三公則猶輕臣常惶恐不堪日俟誅譴況此公相之重人主之所倚毗百僚之所表準萬民之所具瞻臣安敢自以其人偃然居此職任此責上以欺 殿下下而欺一世徒取一身之光寵哉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重朝廷之嚴以正名器之尊國體幸甚臣無任悚猥祈懇之至

再疏

伏以古之仕者四十強仕五十服官政六十命

為大夫七十致仕三代之達禮也今臣行年八
十再入脩門廉士所耻臣徒以虗名厚誣一世
不圖遭遇　聖明寵擢異等六遷至三公此布
衣之極也臣有何才能德慧而貴寵傾朝殿
下繼志述事修紀建極思不墜　先王大業當
此之時選擢拭目四方歸心而用人則如臣下
才擢居上列無以激勵萬人心適足以羞當世
之士忝汙名器非細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重有國立相之體臣非為身辭也一以嚴
國體一以尊朝廷所以責望於　聖明者也臣

無任隕越祈懇之至

三疏

伏以三公者古之百揆所以統庶官一其治者也此所謂萬事之綱也大臣責專則小臣不敢間政令舉而國治矣爲國之道雖在極治之際不戒則亂方今之勢　主少國危議論橫生天大旱上心憂恤百姓爲之一以身祇懼嗟乎政法一失人心之離合國之治亂存亡判矣豈不大可懼也臣以庸才下品加以年至耄荒受任於當此之際徙亭　寵錫而見　親禮將置一國

家於何地也孤　恩負德罪不容貸官非其人
寧不必備伏乞　聖明特收成命以尊　國體
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悚隕越之至

辭　賜馬疏

伏以大旱之餘連有久陰之徵或雨或晴四五
日因雨下適當行禱之時鬼神之感何以知之
不意有熟馬面給之　命不勝惶恐隕越之至
幸值偶然受賞太濫實慢天道之應慚愧彌深
伏乞亟收成　命以安微分

乞遞劄

伏以臣受氣淺薄年至八十實人事之所未料
前冬大病之後元氣耗盡餘喘尚如縷及今年寒
節已迫疾病種種手足麻木有時痿痺眼眵耳
聾視聽衰已臣平生好書常對卷終日未嘗掩
卷而息今則困倦委頓無復平昔人事自知在
世不久事 殿下日短無以報答 大恩虛受
隆眷負罪既大乞罷臣本職兼職令任便休息
以時入侍 經筵以備顧問臣雖昏耄猶可勉
強駑鈍以補聖學之萬一此非乞退之意也優
游 聖澤以畢餘命區區垂死之願也

請告焚黃劄

伏以臣五月疾少愈請告焚黃 上憐臣老病以暑月不許及至秋節之後以 大祭已迫不敢復請告矣今 大祭已過季秋祭禰之月且迫矣臣父母之塜繞一日半日可至無異都下郊外之地而臣縻官曠不省掃將一年臣且受國大恩寵遇優渥令人臣之位極矣乞暇焚黃以慰父母泉壤亦人子之心也況臣年至老死朝暮入地待到明年九月復見父母丘壠亦不可期伏乞 聖慈寬恕臣煩瀆之罪許臣情願

俾伸犲獺之私萬萬無他望也

更中歸省壚墓之請劄

伏以 殿下憐念老臣至遣承旨傳諭 聖旨辭旨懇惻無異家人父子之眷戀不置臣感激泣下不知所以自處也人老壽盡追死之思益切覽物寓慕寄壚墓之哀霜露之感而已季秋祭禰士大夫之禮卜日而祭者也 殿下察臣情願既許免暇之請 恩澤至渥幸而得伸情事私心喜溢治任將行 聖教丁寧勉留深切臣伏地感泣殺身不足以報答 大恩顧自悲

戀戀事死之感一理無間鬼神有知泉下相待之理亦索然矣私情切至不避重誅更申危懇伏乞 聖慈恕臣瀆擾之罪察臣豺獺之私不勝幸甚

被斥乞罷劄

伏以臣得見判中樞金壽恒劄本極力詆斥前後論事諸臣太半攻臣事也臣安敢晏然而已請列其前後所言臣既嘗罪狀時烈彼乃引前古亂亡之主所用姦人逆節敢擬我 孝顯二廟頃時曾母孟母之喻一出中外之疑大起臣

請對欲辨說破惑則以為欲與國舅召致廷詰
指斥 慈聖之過朴濾者以愚妄言為能事敢
以閭巷之說上瀆 天聽語犯 慈聖濾固有
罪然濾以愚妄言得罪恐累 聖德之治有數
臣者因疏決言濾不可問則彼曰合辭請釋為
濾不為 慈聖禎極等赦還出於 殿下哀憐
親戚追 先王之遺意爭 慈聖之明教甚盛
德事也以為恩勝滅法其亦甚矣昔堯時有四
凶以四凶之故不聞堯德貶損今以時烈之故
貶損我 孝顯二廟尤非所敢言者也亂政誤

國聖人所必誅王法所不貸至戮滅彝倫鯀殛
死而無赦者也時烈貸以不死寬大之德至矣
不圖如今怨懟之徒至此也方時烈用事首發
時烈誤禮者臣也今時烈議罪請出首論臺臣
者臣也當中外疑惑請對說破者臣也 上欲
鞫問濾數臣者以為不可問臣亦其一人也
上命赦還禎標啓發周官議親者臣也周官有
五聽三刺大辟小辟議親議貴刑罰輕重之權
故曰甚非得罪於 宗廟社稷不輕致于理也
臣從大臣之後不敢不啓彼以此五者詆斥臣

無餘力臣負此詆居此位不可乞罷臣職以謝
人言取 進止

陳時弊疏

伏以臣年至耄期身遘大病氣息奄奄如不終
夕者彌旬月矣苟 聖人天地之仁醫藥百物
曲全 鴻恩幸延垂絶之命臣受 恩感激仰
首垂涕私自語幸而一息尚存獲近咫尺 天
威欲一言報 殿下喘息如縷筋力全死無以
自力撫躬自憐徒切望天之誠而已 聖德睿
哲臨下克明四方無不怡悦咸仰德化之成愚

臣所願者嚴等咸以尊君德修政法以正黜陟崇敬讓察納忠言卞邪正斥遠憸人躬節儉毋忘百姓艱難廣德惠以迎天休百祥固國保民之道不外於此矣今日之國勢 殿下視之為治耶亂耶禎祥妖孽治亂之表古人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日月薄蝕白虹貫日星辰告㓙旱乾水溢此皆人為感之也今者賴 殿下神靈國是已定人紀已正然朝廷不爾公正不張 殿下當國勢極亂之際惟當日嚴祗畏修明政法以我 太祖太宗創業垂統為心以治平恬

嬉為戒自古有國莫不以長慮遠圖而興莫不
以因循姑息而亡有勢移而不覺患生而莫之
禁可不戒哉事不慮始而謀終卒至於無可奈
何亦何益哉朝廷者出治之所四方者治化之
流朝廷正而四方安人心固內外如一太平之
治也為官擇人體統不亂朝廷之精神氣脉達
於四方嗟乎世道大壞誣上行私政亂民散久
矣書曰在安民在知人保民莫切於官人必選
用廉謹吏務察民隱遣御史廉問諸道嚴考課
法嚴贓污法嚴舉主法慎毋輕赦而臨之政可

齊而治可一也不能者亦去能者守官治道畢張人才不求於異代者此也數十年來水旱之灾無歲無之至庚戌辛亥盖極矣百姓流亡四方死者以億萬計官糴不收徵及隣族隣族不堪太半虗簿又軍政積弊物故卒有徵布襁貧兒無無後此弊盖其來已久以此進言者亦非一二而卒爲有司諸臣所沮臣竊惜之四方赤子怨苦積久虗簿之糴何補於經費而不蠲免也物故之卒何恃於騰敗而不脫役也襁貧之兒何益於強戰而不待壯也蠲免百十民悅服

萬千國家之利也牧人心感天和莫善於此也
惟　殿下裁擇焉臣犬馬之齒已窮矣受國
大恩已三世知遇　聖哲寵擢異等才淺學薄
無一報效曠官廢職天道降罰疾疹在身朝夕
且死伏乞　聖明許遞臣職歸死溝壑敢控危
悃以暴首丘之私

請先荒政疏

伏以　殿下誠意無間感格天心一日一夜沛
然降雨霑濡枯旱農事大遂民心悅豫湯之桑
林之禱不過如此臣固爲　殿下賀也臣請進

一言天道無私感天易而民生多欲感人則難
殿下加勉聖德不以一時雨為恱以和民心奉
天時為懋旱乾水溢不足憂也方今邦國之治
可謂極亂矣善政不舉而以法維持者亦十不
一二亂國之治莫甚於輕赦良善不勸而敗俗
日長有罪者輕赦而人心益輕犯法此徒益亂
而無益於善俗廟堂方議疏決之政人君一出
令四方信之所令雖不盡善民不可欺也慎毋
輕赦有罪以壞 先王之大法諺曰寃獄之上
雀不棲巢疏釋寃枉固為恱人心之大者而輕

赦有罪以悅囚徒特婦人之仁非為國之大猷也方今之政莫急於荒政目見飢民無食死者相繼考之節序麥秋在旬月之後旬月無食則流離餓莩不可計數而兩西畿甸之地最急急出令以救餓死之民命人心益悅而四方大順和民心奉天時不外此而實今日之先務也

因旱災進言疏

伏以災異之生天之示警其道深遠方今亢旱之災可謂極矣山澤焦涸百穀不成 上心憂懼山川海岳神靈百恠禱祀畢張而雲霓之望

絶矣人事之失上拂天心耶抑氣數之變生物
不遂耶　上哀憐怨枉臨決囚徒死罪皆釋
恩亦博矣上天蒼蒼漠然無應何也下民困苦
四方愁怨此奉法不職民散怨生羣臣之罪也
恤無告黜有罪有國之常典　殿下君臨萬民
亦宜反身自省以爲人君四方之表上失天心
下拂百姓天之降災咎在一人明明不覺獲戾
于天者何事一物失理上干天道積冤生災災
極則禍難隨之古之聖帝明王消災於未萌弭
禍於未形未然而言不信已然而言無及矣

殿下深思積慮慮貴乎無事之先警戒加勉天
道可冀也一物之遂一事之理四方大悅天道
大順也夙夜敬忌不愆不忘思不墜 先王之
遺以承億萬無疆之休此在 殿下惟 殿下
深省焉臣伏見司諫趙昌期疏 批其元疏雖
不得見詆斥臣蓋至此臣之不稱人望臣之所
自知而亦不自揜者也臣何敢晏然伏乞 聖
明罷斥臣職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因災異待罪劄

伏以頼 殿下神聖新化導博四方悅豫遠近

想望而不圖災異示警亢旱之災至此之極

上心為之憂恤百姓殆無所不用其極而禱祀

天地山川百神牲幣之禮亦無所不逮而鬼神

不應方　上仄席憂勤不遑暇食臣安敢晏然

而已臣以不才居三公位不能正百官均四方

之政百姓怨咨刑罰不中邪說肆行至妖孽上

干天道刑書臣下有不職者其罰墨以災異責

免三公則臣當專任其咎伏乞治臣罪以正百

官之治以答天譴取　進止

書進皐陶謨劄

伏以臣讀虞夏之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三篇
堯舜禹之際嘉言善政而臯陶謨最備
愼厥身修思永敦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
玆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也
行有九德以下知人之事也故有巧言令色孔
壬之戒
天敘有典以下安民之事也故言顯善威惡達
于上下之訓九德一善成德之著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敦哉天秩有禮自我五
禮有庸哉言典禮自天子出也

聖人大經大法備矣
臣必以古文書進者其言虞夏之言其書虞夏
之書而其文虞夏之文虞夏之際可想也 殿
下遵而行之亦虞夏之治也伏乞 聖明深思
而加勉焉

上釋治國五事劄

伏以臣伏遇 殿下明聖起臣於廢棄老死之
年置位三公賜舟水圖說以教戒之臣感激
殊遇以為糓身不足以報荅 大恩而復 賜
三公六卿京兆三司大戒六十七言令各盡其

職臣穆與諸臣者欽誦　明教私相勉飭曰有
君如此而臣下有以非道報　上者無所逃於
天道之誅因推衍釋治國五事拜手稽首以上

釋治國五事

上即位之元年十一月冬至朔壬辰　上作舟
水圖說以教戒臣躋首言治道五事一曰好問
學二曰用賢良三曰納忠諫四曰好聞過五曰
貴賢而賤貨因反覆推言治國之道君之於臣
猶舟水之利涉又大書糊之壁上念念不忘八
大字以　賜之臣穆拜手稽首颺言曰旨哉

王言禹謨九叙九歌何以加也
曰好問學明德之事也大學之序明德為先明
德脩身之本措之於身敬以持之禮以正之施
之於九族推之於家國天下一也中庸言明性
誠身自明誠人道也自誠明天道也怠惰放肆
為學之大戒況人君之學一念之差一事之失
治亂係焉故夏書曰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
曰用賢良所以共天職也禹謨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不可以非才褻庶官聖人戒之任
官不惟其人惟以私昵惡德政亂民散民散則

國亡亡國之禍初起於一念之私終於逆忠直
遠耆德此十愆之大者可監於前古之危亡大
可懼也
曰納忠諫所以來天下之善也夏書曰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規規君也堯德聽於康衢而
光被四表禹拜昌言阿衡作伊訓武王命百官
官箴王闕後王逸豫忠諫不用亂亡相尋故舜
堲讒說殄行皐陶畏巧言令色孔壬
曰好聞過聞過則改過寡而德日修德日修則
治日隆過出於無心改則從善從善則德全文

過而澤非失德遠矣故說戒武丁曰無恥過作非切近之戒也桀有龍逄龍逄誅紂有比干比干剖心此皆惡聞過而蒙惡名於百代者也曰貴賢而賤貨傳曰財聚則民散以三代言之湯不殖貨利伊尹戒太甲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武王有亂臣十人而周王紂實鹿臺之財而殷亡此其明驗大戒也君猶舟也民猶水也民亂則國亡水蕩則舟覆微子曰若涉大川其無津涯武丁命說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君之與臣相與之際有若此者夏書曰帝庸作

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臣敢復推衍御製以陳戒于 上亦皐陶賡哉歌之遺也

請推恕言者劄

伏以臣不意今者李壽慶適正言大臣皆謝病壽慶之言其意專責以古大臣之道臣亦安敢安此職也怠於將事不得仰陳此意若不干涉者然亦臣之罪也壽慶其心感激 殊遇思欲竭忠盡言不自覺語觸大臣其言雖過其心斷

斷無他　殿下慰諭大臣以安其位推恕言者以納其忠大臣有容受之仁言者盡敢諫之忠可見治朝之美事也願忠者皆悅而亦樂用於朝矣古者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誹謗何善而所取者盡言盡言然後得失不遺聖人有以通天下之情盡天下之心來天下之諫者此也

伏願　殿下留神焉

進戒箚

伏以聖學孜孜日勤萬機之暇讀書益力至中夜不懈此固君德之美節然　上春秋未長才

及志學之年雖　聖質夙成實氣血未充讀固
不可廢請勿以過節為度人之氣禀清弱剛健
不同無貴賤皆然聰明清淑之姿耽讀嗜學或
不顧過節生疾病者自古通患臣竊憂之況疾
病之來聖人慎之古者聖人作法設官置三公
之職其一太保保保保其身體保養　聖躬專在
為宗社億萬長慮遠計其意深矣臣請進聖人
德化之本人生而靜靜為萬化之本説讀古今
事物盡變非靜不得居處應物酬酢萬幾非靜
不盡亦學讀有法徒讀不足以達理沉潛自得

以至道成德立其本本在静治隆化洽豐年穰穰其本在静順養德性壽考無疆於千萬年亦其本在静惟 聖明深思焉

陳師旅之戒劄

伏以臣閑疾痰舍絶不與人相接最後聞承旨臣尹鑴上疏陳大義首言自強之策一邉清議大激言雖得中激則不可臣竊憂之此天下之大事也天下之大義也天下之大言也然所大憂者王者之師出於萬全我之生聚教訓英才俊傑足以勝敵服強然後可以有為試觀今日

之事我之兵力削弱人心離散國勢憂危天災
百出當今之務內外戮力收人心選將帥守要
害修器械備我之不虞猶恐其不及不見丙子
之亂乎當時乘反正中興之烈與奴絶和親遣
將益兵以防胡一朝奴長驅不幸王師陷敗
宗社之辱生民之禍國不滅幸也今彼之強弱
之勢比之丙子則懸矣然其兵力猶可制我之
飢饉散亂之餘不比之戒而反速國家之大患
前年海西虜驚四方大驚數千里謂之國空虛
無人可也臣竊憂之東方風氣微弱與中國聲

音嗜欲不同爲方外之別國國小兵少其俗偏薄善守不善攻自古而然況奴與我地利長技各有不同者乎昔周時燕伯稱爲王東略地朝鮮侯欲興兵伐燕以尊周室大夫禮諫而止之王莽時欲發句麗兵以伐胡句麗不從此皆前古明證可鑒也惟 殿下察焉

仍赦請釋泗劉 丙辰

伏以臣感激 殊遇將力疾趍 命聞 慈聖違豫兩中冒夜疾馳纔詣 闕下以大聖人格天之誠幸收勿藥之慶大小臣民懽抃之祝盖

前古之所未有臣不知所以為言也臣犬馬之疾極重下泄不收已七八晝夜元氣柴敗無餘昨日頒赦之列亦在　闕下不得入參臣死罪死罪臣竊伏念天地廣蕩之澤旣無所不及而泗以臣之放遠配絕域未蒙　恩與臣病伏中益用措躬無所隕越欲死以言得罪亦非盛世之美事也臣待賤疾少間欲請對冒陳所懷而病益沉重差間無期冒萬死仰瀆　天威不勝惶恐隕越之至

以病乞遞劄

伏以臣耄期之年傷夏暑濕下泄下血積旬月沉綿氣力委頓惛耗不省人事日三百出他症蓋不足言也況臣犬馬之齒已窮矣夫豈更論餘日長短哉有生則有死生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常道也今臣軀殼雖存精力凋三一日不如一日如寒燈微火心盡自滅臣所願者謝事深居絶事物之感如保嬰兒或延時日之命亦萬萬理外之望也禮八十月告存此聖人不遺耆老厚其禮而欲其生也伏乞 聖明憐臣遞臣職任得任便將攝以終餘日無非聖人

天地之仁也取 進止

乞謝事歸化劄

伏以臣今年八十有二衰老之病非服藥可治者乞謝事返寂以待歸化非此不知命者也禮八十與瞽者拜君命首一坐再至不以備禮責之也老甚不能勝其職任者許致事老而以位居者譬之夜行不休罪人也故耆老忌歸君子戒之甚可懼也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化窮數盡謂之死命者性之始死者生之終死生固大矣生而順死而寧死生之大節君子勉

之孔子返魯修春秋既絶筆於獲麟將死曳其杖而歌之曾參死曰得正而斃焉邵雍閑居死其神益明曰吾欲觀化死生亦常事東方有鄭礦者先知死期守默三年而死此皆知死生之變樂而歸化者也臣將死亦請學古人之歸化伏乞　聖明憐臣許臣謝事歸化之願不勝幸甚取　進止

老病乞罷劄

伏以臣年老病泄間劇無常今為日積久元氣耗死已逾旬月喘息奄奄年積者盡病積者死

藥力所不效知命者安而歸化足矣歸化之境莫如無事臣一日釋負一日無事宰相之職一歲有一歲之責一日有一日之責臣雖甚耄荒心常惴慄不敢以暇逸自安禮七十許致事周官不擧其職者其罰墨臣年過致仕之年過十年其罰不惟不擧其職昏耄尸曠自速譏訾亦廉士所恥問其官則宰相問其責則不知問其殊遇則前古無比專享富貴光寵無一報答天下古今安有如此宰相孤負 殿下旣大臣罪萬死伏乞 聖明許罷臣職以重國體以安微

分臣死亦安矣莫非皇天覆燾之恩區區將死者之望也取 進止

乞遞劄

伏以臣八十老敗之狀 聖明所知也自前年大病後元氣無餘今夏傷暑濕下血下泄五十餘日柴敗已極昏耗加甚步趨不如前視聽不如前思慮不如前人事全巨虛帶職名頹仆枕席雖 聖明不以奔走之勞責臣身有大臣之名國之大事小事漫不知何事政事堂為養病之坊古人譏之况臣偃息私室擁高位食厚祿

徒取一身先寵爲朝廷羞雖被大罪臣決不可
冒居重任以負 殿下幸許遞職私便仍留都
下病若少間可以入侍 經席可以參備顧問
不必冒虛名處匪據然後事 殿下也伏乞
聖明特賜恩遞以便公私萬萬幸甚

待罪劄

伏以臣病伏中又遣近侍 宣諭聖旨惶恐隕
越不知所出議政是何等職任而如臣無狀加
以老耄冒居本職既已經歲之久而病入沉痼
朝暮顚躋 聖德寬大雖不責之以奔走服

勞臣心悚畏寤寐不敢自安辭免不已 聖教又勉諭以古人之義尤有所不敢當者也臣自量精力老病既萬分難強而亦非不知大 祭當前而恐一日冒居一日負 殿下聖教至此臣死罪死罪又伏見邸報領議政臣許積左議政臣權大運以配享諸臣議 啓事各上劄自陳臣亦預知此事故判書臣金佐明勁直敢言盡心國事國人所知賓廳會議時兩相臣以書問臣臣以爲僉議既同事已歸一何可更容他議以此答之今二臣者因柳命堅爭論連上劄

云云臣亦不可晏然冒陳一二不勝恐懼隕越待罪之至

請執德益剛劄

伏以臣向者病伏中得見前大司諫鄭載嵩論金壽恒典禮既正國是已定敢生異議肆然無嚴此實 聖上討罪不嚴執法不固偏黨之弊無懲而然也臣即欲卞破而臺諫論 啓故止之耳今已再 啓三啓而 上不聽臣竊惑焉國制之期與體而不正之期不同今以為期則一也又為護黨立幟之計不正無忌憚甚矣此

而不加之罪誠邪之説無時而可熄也 恭懿
殿服制一欵雖有傳訛差誤之失後來從經傳
既有定之論明白非所疑也然實非關係於論罪
輕重此不足言也伏乞 聖明執德益剛使國
是無撓於邪説幸甚幸甚

因論配享事乞遞劄

伏以前日配享臣議 啓時僉議以故領中樞
鄭太和爲首臣亦無他意以從僉議及見李沃
權震翰所論勁直眞諫者之言臣始覺臨事昏
謬多忌必内愧上劄請罪 孝廟之喪時烈不

用邦君之禮用體而不正之期太和以首相不能禁假大明律九族圖長子衆子期年之說以彌縫之彼喜其期年不甚異已也定行期年之制一時議太和以保全優於相業與論愈久而不快者此也一人爭論是非紛擾一至於此此無他利害亂之也必無一毫私意而處之然後人心服而物論定也　上心以太和　先朝耆舊大臣令且僉議既已歸一重於更改則臣請有一焉當時去中興不遠勳舊大臣遠事　先王負令名於一時者不謂無人考之實錄問于

諸臣亦許配享則少一人不可多一人不爲不可於奉 先王之道且盡矣答輿論亦有辭矣惟 殿下深思焉臣衰老重病有加無減日漸沉劇伏乞憐臣遆臣本職兼職得任便將攝望一分須臾之命亦可哀也

被斥自列劄

伏以頃者賓廳獻議張善瀓呂聖齊極言被罪諸臣之無罪以爲召災之本今又趙嘉錫托應旨進言臣未見其原疏而傳者以爲辭說累萬而又以鄭太和黜配享事專攻臣不遺餘力云

近来朝廷風色不佳一言相忤罵詈詬辱盖不足言而至於臣以老妄心無所主專聽浮薄之言目之則此獨忠厚之言可謂善言老人者也太和以首相怵於一時利害曲為保全之計其心走卒皆知之不然趙絅言尹善道事當得罪太和何以為有益於身而無益於國也太和以三朝耆舊遭遇亦不可謂不　配享之議臣與領議政臣許積私相酬酢臣之意盖其遭遇之際固無不可而事或有不然者及議啓之日臣以疾不參僉議既一之後来問臣臣心固有不

然者數三往復領相之意不以為可臣不與力
争以老昏辭謝然李沃權震翰所争真諫者之
言遂斷然持之太和果有遭遇之隆而考其行
與事則有不可掩者不有 先王一朝覺悟則
使 先王終不免百代之議物議不快者此也
凡論議之正取是而捨非從善而去惡又不可
以前後異見為咎也取人在其人賢能功業不
以寵遇為高臣昏耄之見如此又冒據匪據譏
疵旁午人言之來固所自取王制七十許致仕
以 盛世之殊遇先王制禮何可違也令謝官

歸田里以終餘日大聖人終始大恩臣無任戰怖隕越之至

記言別集卷之三 終

記言別集卷之四

疏劄

辭耆老所堂上劄

伏以臣昏耄告老仍辭免耆老所堂上　聖批不許至遣史官傳諭臣惶恐隕越不知所為也本所古事非文官不參非文官入參者或有之而以一時人言止之臣不可冒居以踵前轍伏乞　聖明亟收成命不墜耆老古事不勝幸甚

請辨國誣劄

伏以皇明記略我　先王中興功德卓冠百王

者不但失實訛誤至有人臣所不忍見者凡在
廷之臣孰不痛心疾怨必欲以死表白於天下
後世也辨誣之事不可一日遲也聞領議政臣
許積以爲大臣不往事體不重請自往首相任
軍國重事不可往也昔者光海昏亂無道國人
内叛癸丑戊午之變蓋極矣 先王以仁代虐
天人合應無慙德於百代今六十甲子已周舊
臣多老死臣雖不在職見當時事者莫如臣而
臣老病不能請行負國家大矣 殿下宜罷臣
選擢賢能以代臣任之以專對之責以遣之乃

國體大善臣亦死而暝目矣臣病卧冒陳危悃
死罪死罪

辨先誣疏 丁巳

伏以臣老昏泛聞趙嘉錫陳疏辱 朝廷數臣罪臣耻與嘉錫卞上劄自責矣及嘉錫原疏下始得詳覽嘉錫譬臣等於裒貞又贅入臣曾祖行判書臣磁以厚辱臣先臣不勝竦然之至臣曾祖臣磁在 明廟初李芑受密旨與鄭順朋林百齡議及於臣之先祖臣之祖嘆曰事連良善每按獄與芑常相反及定功行賞 上重其

事令元功子弟有功者皆受封臣之祖辭以無
功疏七上 上乃許芑慍言曰上待功臣欲與
共休戚令不受者何也後臣之祖為吏曹判書
閔齊仁嘗力伸乙巳冤枉事目為黨逆謫居公
州其弟齊英得唐津臣之祖心知齊仁困故也
芑已深怒於臣之祖以為與罪人陰相厚時陳
復昌李無彊為兩司芑令毀論臣祖以託以憂
國陰護逆賊與閔齊仁宋純等締結為邪論且
引唐津事文其罪案竄洪原憂懣死玉堂極言
無罪 上感悟即復其官爵 宣廟時追罪乙

已按獄諸臣其時宰臣白仁傑許曄尹根壽等皆以臣祖爲可宥而不可罪也文定朝諸臣中臣之祖獨免於追罪在國朝儒臣李滉文集權橃行狀及海東野言東閣雜記閑話諸說東閣雜記曰權贊成橃初以任瀣仁淑之黨謂受罪暗昧 上心頗不快尹思翼曰當大行大漸臣謂橃曰急迎大君橃不答及有命 且啓曰有大臣在臣不敢擅此事罷出許磁瞪視思翼曰當危疑之日權公以大義力贊大計無他意也欲陷之者何也思翼面赤無以應此出於先正

臣李滉所撰權橃行狀亦載海東野言又任輔
臣丙丁錄曰東崖南仲俊邁有風度爲儕輩所
重嘗爲吏曹判書不受關節區別賢否小人多
怨之竟被搆陷謫死洪原平生好義每受祿俸
量其用度別藏其餘親戚鄉黨有喪者救之有
急者賙之身死之日人皆憐之東崖臣祖別號
南仲字也故相臣李元翼古事閑話曰元翼相
混以九十 宣廟每召見問古事混對曰 明
廟初許磁爲吏曹判書臣爲叅判磁嘗上疏言
陳復昌之姦復昌特恩益恣適赴伯關試求之

欲觀磁之待已也磁曰初具壽聯誤爲此人乃
並擬之復昌實不意不此擬也大恚恨之磁曰
既求而反恨之真小人情態也其剛正直氣有
如此云臣之父死李元翼作哀悼文其略云不
忝賢祖考浩然返丘壟如是而足矣此皆臣先
祖言行事業爲後賢贊美者如此安敢誣也嘉
錫雖搆誣欺 殿下既載之諸說斑斑可見耳
臣無狀逢彼盛怒辱及先臣然此不過臣之私
也以臣之故緣及 清朝詬辱至此臣之罪也
臣安敢晏然居此位也 殿下亦久留臣無益

也乞罷臣職以尊朝廷之體幸甚幸甚臣無任
激切屛營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嘉錫滿紙胡亂之說無非
傾軋朝著攻斥大臣救護罪魁欲售反案之計
其人情態不忍正視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論道
以副朝野之望

副提學李浹承旨權瑎校理權瑍持平李鳳徵侍 上浹從容問 上曰右相不出何也 上曰趙嘉錫侵斥救也浹曰亦不然也右相之先世有行判書臣許磁當乙巳之禍芑元衡以爲必倚於名人其計可售也密旨下議及於磁磁以爲事連良善每議獄常相反至辭功不受又伸救善類權撥得免於慘禍皆磁之力也卒以讒投竄而死人心多冤之者

東閣雜記又其他野史諸說多載此事先正
臣李滉文集權撥行狀亦詳載當時事右相
疏劄累上批答皆不及此事右相不敢出
也皆進曰時烈誤禮釐正首事者右相與尹
鑴也嶽彼嫉之如仇必欲逐之詬辱其先代
無他意也上曰予全不知此事也仍命玉
堂李滉文集中權
撥行狀付標以入

傳曰今觀呈單不覺愕然不知所以爲諭累度
呈告之批已悉勤懇之誠予意謂卿必廓然改
圖今乃釋負之章遽及於仰成之辰此必誠敬
之未孚而然也心焉忸怩復何言哉噫卿因嘉
錫之疏如是引嫌予以爲大不然也先正臣文
集中乙巳之禍卿之先卿扶護士論之迹昭然

載錄予亦覽之詳矣嘉錫搆虛揑無胡至此哉
予實痛惡卿無一毫介念之事安心勿辭亟斷
來章遠出論道以副朝野之望

辨誣後乞遞劄

伏以殿下曲察垂死老臣痛心微私為之明白
昭雪 下諭勤切臣奉讀再三感激泣下不知
所為也臣被人慍憤積謗之日久矣至於辱及
先臣臣之罪也賴 殿下明聖特賜伸枉 恩
及九原隕首結草無以報答萬一臣一息未絕
安敢忘 殿下之義也臣不才加以老悖人事

全亡死病委之朝暮顚溝壑身廢誤 恩光寵
無比尸位曠官慚愧百僚憂畏踧踖置身無所
殺下憐臣許臣休謝令任便將攝以終餘日生
死於 恩澤之中萬萬無他望也臣無任戰怖
隕越之至

又上乞退劄

伏以臣旣荷皇天仁覆之大 恩已死者魂魄
枉已伸矣寃已釋矣臣感激涕泣豈更有一毫
蹤跡之難而強爲引入爲事哉臣老病不足言
也氣血衰弱疾病易生如老木根株已枯隕落

先霜精力已死微喘如線廢食沉綿人命奄奄
老臣年壽已窮氣力衰亡方此國事艱虞之日
冐忝匪據無一報效疾病交劇心火常煎幸賴
大聖人曲全恩私優暇日月如保嬰兒釋負就
閑將攝有方則心安心安則身安身安則氣安
得延須臾之命可謂事 殿下有終而生亦
天恩死亦 天恩畢陳大願於 天地父母萬
萬無他望也禮七十致事八十君不召伏乞
聖明憐臣遆臣本職兼職一 許之以無事然後
老死者得所而古聖人優養老人之禮盡矣惟

聖明垂察焉

引年乞遞劄

伏以臣前後言老病乞遞職任實非循例辭免自便之計 殿下不許辭去 敎諭纏眷辭旨嚴重臣惶恐隕越不知所云禮七十許致仕有事則 賜之几杖而留之臣今年八十有三 賜几杖又三年精力消亡衰病沉綿 殿下所知也如此而不辭爵祿實慚愧百僚老而不去古人以夜行不休譏之足以爲戒 國朝古事以臣耳目所及者言之 宣廟時元混宋贊皆

八十其優待之禮褒之無事散地令任便遊息
時賜顧問鄭宗榮洪可臣皆七十致仕李元翼
八十三告老郊居有大事則采或就問之此皆
盛朝以廉耻待數臣者數臣者亦以廉耻自處
至今鄕里父老傳說爲美談臣以禮義古事事
殿下殿下亦以禮義古事待臣君臣之禮兩盡
兩爲 國家之義事也

乞收扶掖之命劄

伏以臣老病沉綿氣力全不收拾精神已謝前
亡後失言語無序視聽衰亡百事壞墜月日之

間無復前日人事決無入侍之望伏聞有出入扶掖之 命益用惶恐隕越不知所爲以此情事勢不可冒居爵位如得解職調治庶囬一分生道更得隨參入 侍之列亦不待扶掖而可以出入也伏乞還收扶掖之 命遞臣職任以恤垂死之命國事幸甚私事幸甚

進言劄

伏以臣伏覩 殿下至誠悶旱親禱無應天之降灾非 殿下馨香之德有所未孚也牲幣禮節有所未盡也天之譴怒在萬民之愁怨萬民

之愁怨在軍門太盛兵政繁苛徵斂興作無節民不聊生積怨之災也不汲汲於保民之實惠而禱祀特末也前者變更群弊之 命實 聖上保惠子民之至意而廟堂書啓臣未知果盡袪病民之政也耶邦國之治在先正朝廷正朝廷在任官惟其人前者掌銓選以行私之謫遞職者銓官旋擬風憲之長甚無謂斯人者雖褊塞好自用無忌憚公論可畏其所自處不當如是肆然也蓋朝廷壞體統甚矣臣老且死見國事日非冒進責礪之道臣無任死罪死罪

論事乞歸劄

伏以臣得見行護軍睦來善上疏甚矣人之不自反也其所謂舉爾所知者所舉者何人所知者何才也數月之內以姻婭私昵得官者以十數計而自以爲舉其所知則此高叟之爲詩也人之言至今未已諫官金邦杰權震翰以一言忤己塞其顯路專以恩怨行其意欲朝廷所知也疏末所謂方張之論未知指何事而言也大禮釐正之後告廟頒教之論臣亦偶有所聞而臣誤認以爲非討逆不可後考之野史金安老

敗死亦告廟須教古事有之況今此之論 先
王遺意 殿下善繼其志今大義已正祗告
太廟可也罪人寬典一時特恩亦無所不可也
有來問者以此答之彼必得聞此語強為疑亂
說何心也臣雖老昏常預黃閣末議臣見如此
果可誣耶觀其疏語用意深刻使此人用事朝
廷必受其弊臣老矣乞骸骨歸死田里萬萬無
憾也

論科舉不嚴劄

伏以科舉不嚴冒法弄奸之習數十年來縱恣

尤甚每科無無言之榜事體痛惡 聖明洞察
其弊每設科申明警飭非不嚴重而濫率隨從
者見捉於春塲從外改作者又敗露於今尤極
寒心竊聞 廟堂欲考覈試卷刀擦改書者與
奸狀見露者將一例科罪云然則借作代作者
厥罪惟均亦不可不問必嚴覈推治以絶其奸
以正清明之治也取 進止

論試官劉

伏以朝報中臣伏悉 殿下下教嚴重試官出
題之意實爲可駭彼陰附時烈亂統之說嘗試

士之日以無義無據之意引左傳隱然試諸生諸生等覺之據大義不作則不得已改題而諸生等或不作者有之云左傳引喻之事專以捨長立弟為非歸咎 先王用意無狀顯然貶非顯廟釐正之意抑何心也 孝廟以 仁廟之次嫡建立為嫡嗣又既踐祚即位則昭顯雖有子 先王所廢不可以有子論 孝廟先王所建立則亦不可以非嫡論也況天子諸侯有奪宗之貴於禮不言乎以國之大統不歸於 孝廟臣實未曉其心也此大義之罪人也掌言責

者無一人敢言者其所謂美疢喻於何惡石喻於何大禮既正之後罪罪人不嚴及今朝廷之羞辱至此此實國家自召之也良為慨然臣冒居大臣之列不得不言無任戰悚之至取 進止

論科舉劄

伏以考覈試卷驗其分擦此今日之事最不可已者而何故旋即罷之也以為文深小苛而罷之則此大不然書曰刑故無小周官折獄以五聽附于刑臯陶不為苛周公不為深今欲捨所

犯而不問則方閱實其罪何所據而考覈也借
作弄奸族大者專占其行私用情無忌憚而至
此不文者占科可數而今周道之敗周道之不
幸而已良可笑也考覈試卷之議行而弄奸者
無所逃而知懼今夏所犯自擀知懼者攘臂此
厚於奸而薄於法厚於私而薄於公公薄則國
薄墻薄則壞纖薄則裂國薄則亡臣竊憂之科
舉不嚴選用專私朝廷汚濁亡國之術也此而
不嚴則終無以禁奸糾邪國不為國為天下後
世笑無窮矣作法旋罷一則兒戲一則亡法兒

戲受侮亡法招咎況行法掩奸弄奸之妙筭臣
竊惜之科擧如此故朝廷如此朝廷如此故國
事如此國事如此故人心如此人心如此故世
變如此今日之世變皆亡國之變也惟　聖明
垂察焉

論戶布劄

伏以臣初聞入　侍諸臣之議皆以戶布爲便
僉議歸一臣知此事難行不欲多言以待　睿
斷聆日與領相相見言及此事領相之意請問
大臣未入參者爲言則意有所在臣安敢不盡

言於詢問之下乎稚弱兒充伍物故者在籍不免收布事甚無據此皆首先變通者也為百姓號寃作戶布之法兒弱物故隣族出布有數戶出布則無窮此法一行四方號怨倍蓰於物故兒弱隣族之數為國家增怨於四方不亦難矣乎自辛亥大無百姓流離餓莩以億萬計至今五六年生聚未成閭落蕭條有若大亂之後又飢饉連仍民不聊生作新法收無名之布百姓夫誰曰　聖上哀悶百姓至此百姓何憚於出布以違朝廷之美政乎云初則悅之者不十一

二而終則怨之者百千欲保民難矣此法之作
為國家誠至而術疎雖欲富國百姓困苦誰與
為富百姓流散誰與為國臣前後上劄言此事
多矣而老耄之言不適時宜臣何敢更有云云

以禮進戒劄

伏以臣老悖昏耄受國　厚恩無一補益治道
臣負　殿下大矣臣勉起病力連日入侍　天
威不違顏咫尺耳聾語訛眷眷微衷無以曉達
宸聰蹴踖退私恐懼隕越若無所容忘黙復進
瞽說死罪死罪君位至尊君禮至嚴君不嚴則

國不重故君道不嚴衰國之治也方今朝綱大
壞上下紊亂大小陵夷至於人不畏法無法無
義師臣兵權太盛士卒驕悍良民不堪四方愁
怨上干天道星妖物恠雨雹旱乾天之告警可
謂極矣此非細憂春秋言治道褒善糾惡明王
道之大法莫如尊君嚴禮君不自尊由禮而尊
大義出於禮名器出於禮等威出於禮誅罰出
於禮勸賞出於禮道德仁義君臣父子非禮不
立政獘法亡民散國亂非禮不定故家國天下
禮治則嚴嚴則正禮亂則慢慢則散此亂亡之

戒也毋以戲狎遺禮毋以私昵褻禮毋以怠傲
棄禮毋以細故廢禮此皆亂亡之媒災殃之主
不可忽也積怨召災積災召殃可不懼哉遇災
祗畏寬民保民諸臣獻議已盡之矣臣愚以為
殿下所自勉者亦宜執德惟健祗敬日嚴率礪
臣工以警怠倦有官守者各得其職有言責者
各得其言顯善感惡良善有所勸小人有所懼
與厲勉耻朝廷自正人心自勸四方大順矣臣
耄荒之言固知不足有補於　大聖人治化之
萬一而臣闕世久矣見聞多矣或可採於芻蕘

之末臣不敢多讓惟 殿下少垂察焉

賀 上候平復仍進言劄 戊午

伏以 聖體違豫日久大小遑遑天佑 聖躬
今幸漸至復常實 宗社臣民億萬無彊之慶
也臣之疾非醫藥可效調攝可瘥年壽盡矣氣
力盡矣人事盡矣此臣賦命迫矣所願者謝官
休事安於歸化而已無他願也為 殿下請以
一言為獻養德性正思慮節嗜欲慎起居四者
修身制行帥天下以善之大源也德性不養則
怠棄明命思慮不正則敗壞善道嗜欲不節則

流蕩伐性起居不愼則惰慢誠德可不戒哉人
生而靜靜爲衆善之本所養者靜德性全而思
慮正嗜欲平而起居嚴故君子修德必以靜爲
本然後德立道成而亦養壽命之要道也垂死
一言猶鳥將死而哀鳴惟 殿下深思而察之
取 進止

陳賀後進戒箚

伏以皇天陰佑 聖躬諐候痊安萬幾更新自
朝廷大小臣僚以至閭巷百姓莫不忻忻然舉
手相慶既告于 太廟布告于中外天道大豫

生祥降瑞 聖壽萬壽康年穰穰黎民富樂爲
億萬無疆之休也犬馬老臣雖朝暮顚溝壑亦
瞻向魏闕懽忻慶忭何可勝道哉此皆在 殿
下臣聞喜極則慶慶極則戒臣民以喜極爲慶
殿下以慶極爲戒戒逸欲畏天警遠佞人愼戚
屬敦忠信顯善懲惡加勉 聖德三代聖君兢
兢慄慄警戒無虞者此也臣尸居三公位疾甚
不得參陳賀大禮臣實死罪死罪取 進止

乞罷劄

伏以頃者陳賀大禮臣疾甚自 闕下退歸之

後手足痿痺加甚步履益艱老敗以後病益沉綿一症加則 息愈微日就昏耗人事益亡三公何等重任中外無事之時尚不敢尸位怠慢此時何時此人何人而不特國家多事歲饑民窮憂虞孔棘而一無報效厚食安養稱疾自便自任以卧閤論道而忌廉棄耻亦不之恤臣罪萬死雖 恩澤隆洽憂畏益甚不知所出縷喘奄奄死不瞑目伏乞 聖明許臣乞罷以重國事

請告受暇劄

伏以臣之此行本非去國之行禮之報本追遠之節聖人之所不禁人情之所必勉者也九月天氣始寒堅氷尚遠老臣自量氣力可以扶曳往返不至顚仆請告受暇以終禮事爲至死無憾之大者而大聖人以禮勉臣之道盡矣君使臣以禮之義亦然也惟 殿下垂察焉 聖德幸甚老臣私願幸甚

乞就西樞劄

伏以時時入侍之 命久矣此亦惶恐隕越不知所爲身爲大臣偃息私室不顧職事以暇日

時入侍爲自便計無人臣禮臣罪益大臣之
老敗不足言久病之中元氣無餘下泄不止一
向無間臣之言病亦已支離雖實狀如此居其
職任意怠慢以率百僚此臣者毁朝廷之體事
理大不然况比使當前事務甚重尤非大臣稱
病自便之時辭三公乞就西樞臣幸免罪戾伏
乞聖明遞臣職任以重國事幸甚幸甚

乞遞職任往返劄

伏以臣蒙荷隆眷察臣私情難遏慮臣老病添
傷道路 聖教至此臣惶恐隕越不知所云禮

遷主埋主之節世代之變追遠之禮於是焉畢幸一息未絶躬執奠獻少伸終身無憾之誠至願也臣之久病元氣衰弱下部無氣行步不利不得入侍　經筵者亦此也然扶擔而出一日之程期以數日休息時過半可以得達矣顧臣所望於　聖明者許遞臣職任大小往還自便更無憂懼悶縮之私萬萬大幸實荷天地之大恩臣無任戰怖祈懇之至

辭月廩劄

伏以臣辭月廩非一再而　上終不允許臣益

惶恐隕越不知所云臣本不有聘幣之招而以
門地得仕不圖濫蒙誤恩爵至卿相況廩之
饋非賓師不可 上之所賜下之所受皆非禮
之物而此不過私一臣也非大聖人均施大恩
以育群下者也今當百官減俸之日尤不敢晏
然無變伏乞 聖慈益加意深思亟收月廩之
命以安微分幸甚幸甚

請除饒廩受常祿劄

伏以臣病閉中得見邸報以歲飢財竭百官須
祿皆減石數臣獨以何人坐食月廩如平時而

無減於諸臣也請除餼廩之饋例受常祿以安
微分不但臣心無冒濫之耻亦殿下使臣以
禮之道也惶恐敢請取進止先生固辭月廩伊時胥相白

上收例祿而存月廩故有此劄

乞休官謝事歸死田里劄

伏以臣老敗耄荒 聖明所以俯察無餘憐其
將死之日久矣既耳聾眼眵心昏氣乏行步不
成扶杖無力不可復以人事責望衆人所知也
雖 聖人大德不忍以老故一朝棄之不收職
名亦不責任職事設令仕使自居恩禮之厚至

此臣感激大恩亦不欲違 聖人之盛化而不
辭固臣之願也顧自念職名甚重不可以老耄
無人事者苟位尸職為厚食之具而已不但臣
心所大懼廉耻所在衆人所指者臣何敢冒居
以辱朝廷哉伏乞 聖明特許休官謝事歸死
田里亦三代聖君優待老臣之大體也

乞罷職任以安歸化劄

伏以 殿下不遺垂死老臣至累遣近侍敦諭
勉起殊眷益隆臣非木石安敢不為之感激思
効為 殿下一死也臣年老昏耄無人事久矣雖

居室之私氣力倦怠百不如人朝夕之間人事明暗異變使嗄僕隷長幼錯呼語言顛妄首末無序委頓昏迷如死如夢如此而虛名在職實無意義老而不去古之人恥之尤不可以寵利之私忘廉冒恥不辭爵祿以負 殿下自貽朝廷羞爲 聖朝之累也乞罷大小職任以安歸化不但臣得遂分願實王制古事亦聖王之義事也取 進止

告歸進言劄

伏以 殿下察臣首丘之私許遞臣職任令私

伏臣感激大恩隕涕之外不知所云臣一息
未絶自量氣力寸寸行去歸省父母丘墓死無
遺恨於心矣臣家有拘忌之憂身雖居處異堂
不敢詣 闕祗謝新 命死罪死罪臣冒進一
言此垂死者訣語數十年來世道大亂人心陷
溺王法廢弛汙濁成風義理晦塞願忠者無所
勸有罪者無所畏無法無紀人心叢亂災異示
警此何景象也此大亂之治也臣冒居大臣之
位四年無一匡救苟保寵祿曲荷 恩私縱不
得罪於明時臣恐無以自脫於四方後世也臣

區區所願者　殿下警戒加勉聖德內則嚴宮禁抑私枉外則納忠諫斥邪佞不墜　先王艱大之遺以成中興之業人心國勢離者合亂者治危者安天道大順後世稱聖主矣取　進止

進言劄

伏以臣自遷居江上疾益沉重荷　殿下恩渥至遣醫饋藥幸延垂絶之命得至氣息以蘇此皆　仁恩溥博遍及老臣既釋負就閑任便將息江山烟月皆是樂生之願蹈舞　聖化生死於恩澤之中臣請獻一言聖人之學秉心無私

敬小慎微安養德性虛心下士察於忠佞顯善
威惡好惡必嚴毋褻於私昵毋安於便嬖警戒
祗畏以承 先王艱大之遺用賢備股肱則君
尊而國安上下同心則四方和寧同寅協恭在
君德休形守靜崇本重禮勿示虛偽誠心接下
萬民歸心不待恩而愛不須威而嚴天人合應
享福無疆老臣垂死一言實是區區獻芹之悃
也取 進止

上候痊安後進戒劄 己未

伏以今年大旱非但百穀不成陽氣畜積人多

下滯災害甚多自春夏來 上候未寧荷天之
休幸至痊安然 違豫日久元氣未完起居節
愼之愆起於尋常燕閒之私祇敬嚴肅之戒或
懈弛而不覺因以成習積習成咎積咎成災甚
可畏也又豈但政治之闕失而已亦有害於養
壽命之本也况疾病聖人愼之昔孟武伯問孝
於孔子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能以父母心
爲心可謂孝矣以武王之聖敬德不愆器皿服
御皆有銘其帶銘曰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
壽聖人警戒深切如此老臣區區慶祝之忱用

中戒于 聖德死罪死罪惟 殿下深思而熟
戒之聖敬日躋壽考無疆 聖德幸甚邦國幸
甚取 進止

議宗廟位板改題劄

伏以臣感冒頗重委頓沉綿之中 召命臨門
臣病力如此不得扶曳趨 命臣罪萬死 太
祖太宗王后位板題主皆稱王太后未知其故
也國初邦禮未備多襲麗古麗之古事亦或然
耶抑 太祖太宗功德卓冠百王特爲尊稱之
號如此耶當時功臣貴臣議此禮至尊至敬之

地安敢以私意斷定也必有稟命之事亦或有
上教未可知自 成廟以下宗廟之禮始有定
式當時去古未遠諸大臣必有及知古事者而
不改於此時臣之淺見改之不可不但未安於
神道而已也徽號追書事亦甚未安此非誤書
追正之比臣以爲徽號既成書之玉冊用之祝
詞則追書固善於闕禮而 位板奉安已久神
道已安追書未安大於不追書未安或不無當
初所以然之故如不得已終有追書之節則考
之實錄以求 古事無後悔之咎大善也取 進

止

辭免太僕提調劄

伏以老臣厚荷　恩遇既許歸田里又軫恤生養今本道饋給米饌今臣身處田野食官如舊事理所不安惶恐隕越不知所處也又不但此也臣衰老垂死何幸釋負就閑以終餘日實是大聖人仁愛老臣之盛意也司僕提調之任仍帶不改安有身退而職名在身者也各寺之中本寺最多事事務且重臣尤有所不安者此也臣昏耄當臨行勉留之日不敢請辭今始辭免

死罪死罪伏乞亟 命遆改公私幸甚幸甚取
進止

辭造給居室之 命劄

伏以臣伏見邸報遞臣白 上以臣失火無家
有居處之所造給之 命實出於萬萬意外臣
聞 命驚駭隕越不知所為此時何時此人何
人也方今旱灾太甚禾苗盡枯百姓阻飢郡邑
賑恤不給而作室非役民不可五六月農事方
急以一臣之私役民造家又非其時聽聞大駭
人心怨咎此非細故董役結搆决不可為也月

廩之賜古者惠養賓師之重禮誤及於臣事已可駭而又仍受於既退之後事尤無據賜與受皆非禮也非所望於 聖明者也伏乞并收成命毋貽四方後世之譏幸甚取 進止

再劄

伏以臣冒萬死瀆擾 天聰極知罪戾而 聖德寛不罪臣至遣近侍温諭益勤臣感激隕涕不知所為也頃者遞臣以臣失火無家白 上引故相臣李元翼古事為言此則不然 仁祖世李元翼退老鄉居 上聞其居處不蔽風雨

嘆曰為相四十年草屋數間而已耶令本道作正堂以賜之前古治平相黃喜有賜宅之事至今稱之為美談本朝三百年前後兩臣而已如臣淺劣何善於人何德於世而徒以虛名上而欺 殿下下而欺一世幸不得罪於明時甚大懼而又有不敢當之寵 命本旱歲飢民事遑遑而後民起造聽聞可駭而今方北使入國中外多事民力困極而又令撥其耕耘趨役於餘外人臣之私而欲百姓無怨咨不可得也且臣既乞退田里而仍食月廩之賜最甚無義害大

體亦非細故也伏乞亟收成 命以重國體臣
不避重誅更瀆 天威死罪死罪取 進止

三劄

伏以今臣之事皆非細故事體之失莫甚於此
民瘼之弊亦莫甚於此臣又復進言 上教嚴
重臣惶恐隕越死罪死罪臣乞退鄉居月受餼
廩之饋事甚無義又有築室之命聽聞可駭前
年畿內大飢今夏又大旱歲飢捐瘠之恤使民
不失農時王政之所先今私一臣有此不當役
之役以病農 上之所命下之所受皆非也且

臣是何人敢與數百年中古名臣賜宅者比並恬然無讓人謂臣何人君優禮不擇則國勢不尊人臣濫溢不戒則災害並至臣安敢受不敢當之賜以成　殿下之過擧而自取無義之重誅也臣力辭固辭而不知止者此也惟　殿下垂察焉君德幸甚國體幸甚取　進止

四劄

伏以造給居室之　命臣既備陳其不便而　殿下不許臣竊悶焉第念採椽結搆便易何借於人力何弊於縣邑而　上心軫念不已有此

僭分之寵 命恩私太盛有妨於國體況天旱歲飢民事遑遑而役民非時民生疾苦萬狀必親見然後乃知臣之此言非泛然辭恩之比也月廩之賜臣嘗在官時上跡乞辭者非一而況今身退之後月廩猶在無事食官古之人譏之上不以禮食臣臣亦不以禮食於上非君臣相勉之義也今 殿下不以禮食臣非所望於聖明者也伏乞 聖明亟收成 命以安微分君德幸甚國體幸甚取 進止

辭太僕提調劄

伏以特遣近侍傳諭 聖旨惶恐隕越若無所容 殿下以臣爲先朝老犬馬雖甚耄荒不忍遽棄欲縻之以職事以示優恤之盛德臣亦感激德義安敢不盡心於 殿下之殊遇也至於爵命筋力已死 殿下雖寬不罪臣臣不可無事坐食以俸給厚利爲心也司僕雖小寺事體之重職務之煩固非他諸小寺之比臣旣衰老在外雖尸位曠官與在京時又不同且以臣之故褒貶久廢亦已經歲矣有官守者事體豈合如此伏乞 聖明遞改老臣以重國體幸甚幸

甚敢干進止

再劄

伏以臣老耄乞退司僕寺提調之職比之諸小各寺事務最重以臣昏耄斷不可統理前日在朝常恐尸曠之誅矧今身在鄉廬復敢欺 殿下乎冒死瀆擾力辭固辭者非専以暇逸自便爲心也事體當然也一心悚慄不敢安居而聖教益重不許恩遞臣誠隕越不知所爲也聖心殊眷固亦至矣而至於職事不可以寵利冒居貪戀恩澤棄恥忘廉以専渥惠滿廷諸臣

視臣爲何如也伏乞 聖明亟賜遆改上之使
下下之事上其禮俱得矣月廩之賜前後上劄
旣備陳不敢受之義而復有令縣官輸給之命
殿下加禮老臣隆眷亦至此而此過禮之禮非
所以以禮之道也臣亦以過禮之禮自居不戒
僭越以成 殿下之過擧臣罪益大惟 殿下
垂察焉取 進止

賀 聖候瘥安仍待罪劄

伏以天佑 聖躬上候漸至瘥安之境 宗社
臣民之慶至矣臣無任懽忻慶抃之至臣衰死

之年氣息危乏不得進參起居之班以遂犬馬
之忱自此至都門百里去鄉里五十里留則
貽弊州郡欲進則病力如此不得已取近寸寸
昇歸鄉里以待死生恩澤之中臣無任死罪死
罪取 進止

獻太僕牧場圖記劄

伏以臣嘗在官次考閱太僕圖籍得牧場地圖
古畫破屛有後敍 仁祖時提調新豐府院君
臣張維所撰具述國初畜馬古事頗詳盡至
孝宗時提調故相臣鄭太和繼其事從一時便

宜變更以備　睿覽者也國家重馬政如此令
世代遷易歲年且久牧塲之地有折授者有移
屬者有置鎭者古事變易既多牧塲古圖臣未
知大內有藏本與否而令本寺更作地圖一從
舊本圖寫已成仍具記事籍以獻按圖考籍
祖宗古事諸牧塲地理大小畜牧盛衰人物衆
寡歷舉盡矣

請勿罪人加律劄

伏以前日有以宋時烈加律事私問於臣者臣
以無異議荅之問與者皆不詳問某罪某罪當

死則答亦某罪某罪當死而未及論下三司己發論辟之意不然請戮之　昭顯早世　仁廟擇賢而立之　孝廟以次嫡入承大統禮天子諸侯有奪宗之貴時烈言嫡子庶子以　孝廟為不當立之君貶損至尊疵詆　先王罪當死者一也　寧陵玄宮不敬之變亦　上之所知也時烈專掩匿覆蓋以地中蒸積之氣誣為吉祥置億萬無窮之患請外修封築罪當死者二也時烈擅國自用屛逐良善傲蔑前古變更　先王舊章無所畏忌世道陷溺誤國亂政罪當死

者三也此金安老賜死告廟為首罪者也至於首亂者知叛謀行叛計敗露而族誅時烈首發檀弓免子游衰之說遂為禍首罪固不赦然與賊同謀之跡未著按法之議不起於乙卯論罪之初 上亦貸之以不死因之海隅江都凶書既發覺移之絕島又因獄事加律方人心大亂禍本當除此三司之所論而亦國人之所共快悅者也而當初既不以正其罪今以其所執者為逆賊所籍口而據以加律則於王者用法之道恐或有所未盡者也

收議

代喪受服議

未受服之前事皆攝行祝辭之稱哀似無未安之失以古禮言之則受服之節通上下行之無王家士庶之別不忍死其親之義豈有上下之別也經文雖闕儀禮經傳續篇已爲禮令行於天下從之無疑臣之淺見如此伏惟 上裁

收議中臣所謂未受服之前事皆攝行云者殿下既踐祚即位雖未代服攝行先王之禮者也故其下祝辭稱哀似無未安之節以此故也

掌令尹鑴上議中未受服而事皆攝行則恐非受重行禮之義也此未曉臣之本意以　殿下為使臣下攝行之禮而云云也此禮既載於經傳續篇祝辭稱哀一節必無妨碍之嫌臣之愚見不得不畢陳

仁宣王后喪公主服制收議

仁宣王后之喪公主當服齊衰三年既有禮經明證更無可議伏惟　上裁

中殿朞年之制收議

先儒諸說各有援據意各不同固難以淺見斷

定而儀禮子夏傳曰宗子之母在則不得為宗子之妻服家禮小功服條亦曰為嫡孫及曾玄孫當為後者之婦姑在則否皆以傳重為重臣意請從儀禮子夏傳傳重之義伏惟 上裁

國恤社稷祭用樂議

禮有越紼而祭天地之文無廢樂之文天地社稷之禮極尊不可以卑而廢尊又有先王已行之禮不敢更有他議伏惟 上裁

丁巳增廣監試罷榜收議

增廣會試以試官犯罪自至罷場與罷榜一體

監試雖已唱榜久矣當初亦有人言然榜者恥之今當追罷無可惜之事武科亦何以獨存擬以國體似無難處之事伏惟 上裁

李烓事收議

人情以死自分者不亂有一分計較死生者亂烓之死其心已亂言豈不亂烓有賣國之言則當有賣國之罪而至論以大逆既籍其家父子皆連坐被刑則人心至今冤之臣以為罪可論冤可雪伏惟 上裁

趙挺事收議

趙挻戊辰之獄罪人以誣引自服特以舊主一言并其二子而投竄矣其二子皆已通籍挻死而未蒙 恩典今領左相皆以復官上議臣豈異同於其間哉伏惟 上裁

周愼齋 賜諡上議

故叅判周世鵬其文學德行固可表於百代爲士林所宗仰舊矣先儒文集中亦可見其有功於斯文特宜 賜諡崇奬以激礪士風不得不已者也伏惟 上裁

記言別集卷之四終

